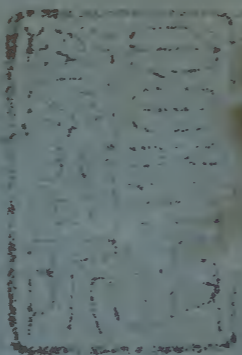


文章辨體

三十九之四十二



			三	漢
		一	七	書
		二	三	門
一	一	三	七	類
一	一	六	七	
冊	架	函	號	

三	三	漢
三	三	書
函	七	
一	三	
一	七	
三	七	
架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737
冊數	11 (9)
函號	362 36

九



文章辨體卷之三十九

淺草文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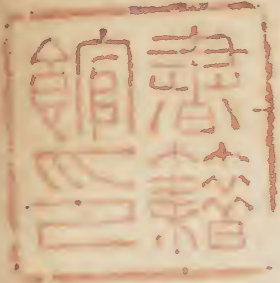
海虞後學 吳訥編集

唐韓退之



程子曰韓子云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此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又曰韓子論孟子甚善非見得孟子意亦道不到

傳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故道有君子有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



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爲仁孑孑爲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黃老于漢佛于晉魏梁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王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汗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云爾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爲之君爲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爲之衣飢然後爲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爲之宮室爲之工以贍其器用爲之賈以通其有無爲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爲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爲之禮以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壹鬱爲之政以率其怠勸爲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爲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

其所以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
皿通財貨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
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
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
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
名殊其所以為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其事殊其所
以為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為太古之無事是亦青冬之裘者
曰曷不為葛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不為飲之之易也傳
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
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
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為也今也欲治
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
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

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
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
上幾何其不胥而為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
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
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
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
蔬魚肉其為道易明而其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為已則順而
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
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得其常郊焉而天人格
廟焉而入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
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
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
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

而上上而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為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虛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原性

晦翁云此篇之言過荀揚遠甚其言五性尤善但三品之說太拘又不知性之本善而其所以或善或惡者由其氣稟之不同為未盡耳

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為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為情者七曰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為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上焉者之於五也主於一而行於四中焉者之於五也一不

少有焉則少反焉其於四也混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悖於四性之於情視其品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為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中中焉者之於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亡則其直情而行者也情之於性視其品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楊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夫始善而進惡與始惡而進善與始也混而今也善惡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中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叔魚之生也其母親之知其必以賄死楊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必滅其宗越椒之生也子文以為大戚知若敖氏之鬼不食也人之性果善乎后稷之生也其母無災其始匍匐也則岐岐然嶷嶷然文王之在母也母不憂既生也傳不勤既學也師不煩人之性果惡乎堯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習非

不善也而卒為姦。譬叟之舜，鯀之禹，習非不惡也而卒為聖人。之性善惡果混乎？故曰三子之言也。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曰然則性之上下者，其終不可移乎？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曰今之言性者，異於此何也？曰今之言者，雜佛老而言也。雜佛老而言也者，奚言而不異。

原毀

古之君子其責已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為善，聞古之人有舜者，其為人也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為舜者，責於已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聞古之人有周公者，其為人也多才與藝人也，求其所以為周公者，責於已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

就其如周公者，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責於身者重以周乎？其於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為良人矣，能善是是，足為藝人矣，取其一不責其二，即其新不究其舊，恐然懼其人之不得為善之利，一善易脩也，一藝易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今之君子則不然，其責人也詳，其待已也廉，詳故人難於為善，廉故自取也少。已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已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未少有得而止矣，不亦待其身者已廉乎？其於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夫是之謂不以衆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已。

也雖然爲是者有本有原怠與忌之謂也怠者不能修忌者畏人修吾嘗試之矣嘗試語於衆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踈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又嘗語於衆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踈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悅於言懦者必悅於色矣是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已將有作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歟

原人

形於上者謂之天形於下者謂之地命於其兩間者謂之人形於上日月星辰皆天也形於下草木山川皆地也命於其兩間夷狄禽獸皆人也曰然則吾謂禽獸人可乎曰非也指山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可也山有草木禽獸皆舉之矣指山之一草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則不可故天道亂而日月星辰不得其行地道亂而草木山川不得其平人道亂而夷狄禽獸不得其情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草木山川之主也人者夷狄禽獸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爲主之道矣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

原鬼

有嘯於梁從而燭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聲有立於堂從而視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形有觸吾躬從而執之無得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聲與形安有氣曰鬼無聲也無形也無氣也果無鬼乎曰有形而無聲者物有之矣土石是也有聲而無形者物有之矣風霆是也有聲與形者物有之矣人獸是也無聲與形者物有之矣鬼神是也曰然則有怪而與民物

接者何也曰是有二有鬼有物漠然無形與聲者鬼之常也民有忤於天有違於民有爽於物逆於倫而惑於氣於是乎鬼有形於形有憑於聲以應之而下殃禍焉皆民之爲之也其既也又反乎其常曰何謂物曰成於形與聲者土石風霆人獸是也反乎無聲與形者鬼神是也不能有形與聲不能無形與聲者物怪是也故其作而接於民也無恒故有動於民而爲禍亦有動於民而爲福亦有動於民而莫之爲禍福適丁民之有是時也作原鬼

原過

王介甫

天有過乎有之陵歷闔蝕是也地有過乎有之崩弛竭塞是也天地舉有過卒不累覆且載者何善復常也人介乎天地之間則固不能無過卒不害聖且賢者何亦善復常也故太甲思庸孔子曰勿憚改過楊雄貴遷善皆是術也予之朋有過而悔悔

而能改人則曰是向之從事云爾今從事與向之從事弗類非其性也飾表以疑世也夫豈知言哉天播五行於萬靈人固備而不思則失思而不行則廢一日咎前之非沛然思而行之是失而復得廢而復舉也顧曰非其性是率天下而戕性也且如人有財見篡於盜已而得之曰非夫人之財向篡於盜矣可歎不可也財之在已固不若性之爲已有也財失復得曰非其財且不可性失復得曰非其性可乎

勢原

李清臣

君之所以安危國之所以存亡治亂令之所以行不行勢也不善知勢不能爲創業之君不知勢之可畏而失其所以審度將順不可以爲持成之君經治之臣故善用國者勢而已矣理勢循則行忤則變動則險止則平輕能重緩能速故物有至小而力不可勝既事有至易而功不可勝原發如毫芒針端而巨若

丘阜本在拱把而遠際窮髮者勢也如戶之運也如車之馳也如弓之圓也如矢之激也如衡以一權而舉數倍之重也水之注於卑澤也火之燎於風中也兵之奮寡而走衆也人之乘高而制下也勢也豈惟萬物爲然今夫一人而勝天下之大制天下之衆兼聽天下之廣沛焉有餘非勢而何如也故明者用勢闇者用於勢明者提至要之處特其關鍵制其樞機動靜在我開闔在我弛張在我一教一令一賞一罰必輔之以形勢故教之而行者易令之而從者速賞一而千萬人勸罰一而千萬人懼仁少而悅者多義近而服者遠無他理勢爲之也教令賞罰仁義而無形勢之輔必且人人而治之矣人人而治之教之行也必艱令之出也必煩天下之善有餘而賞不足天下之惡有餘而罰不足天下之民無窮而仁義不足無他理勢不先也夫千世之君可儻指而數之矣或善或惡或仁或義其間差不能

銖寸而功名輒相倍蓰禍福輒相百萬者無他形勢之異使然者成湯祝獸綱而歸者三十六國文王奠枯骨而天下三分有其二千世之君德有及於此者矣而湯文用此收天下之助其從民情而集天下之勢也方形勢之在桀紂夏臺之囚姜里之獄如拘匹夫及善惡之暴也形勢之變而遷也如林之師而莫敢射車中之木主故天下之勢安則動難動則安難當其安也垂紳端委深拱於堂與戶牖之內而高論治古之上尊明如天日閔隱如雷霆煦煦如雨露肅肅如風霜指顧叱咤而天下莫不趨走鞭笞海外之蠻夷若制童妾雖有劉項之魁雄曹馬之姦桀必且老死民籍而不敢唱及乎昏懦爲之也席先王之位傳先王之民朝有遺臣故老事有綱目執度先王之澤未涸天下之勢未運自視其安也以爲無有危事也任一喜怒從一嗜慾矣而患未切已也以爲可爲而無傷也習知天下之尊服已

也以為人終莫敢蹙路馬之芻觸囿兔之毛也簞頓關紐嬉弄
樞機動靜不以時開闔不以法張弛不以節淫樂在宮中而怨
毒滿天下略易在一朝而禍患遺千日民心之他屬也君柄之
旁落也勢之翻然而離也雖欲安之不可能也竊譬之山之高
厚也萬夫之不能墮壞也朽壤生乎中巋石震乎上及其傾也
人力不能枝柱而維持也非天事也勢也故前聖創業起今之
利變昔之害所以治天下之具甚備憂天下之慮甚深綴民心
而久天下之勢堅完固密為不可拔及其久未嘗無罅缺蠹漏
也然而其剝也亦有漸矣在後聖時節其勢而繕之耳汰則約
之危則平之擾則靜之微則養之弱則扶之急則縱之緩則持
之塞則導之使萬事之理百物之節皆不至於窮極而大變則
勢久而長無危亡之形矣故勢之在我也我蓄積之固執之審
則發弗便則居故勢為我使而天下莫能逆也若一失其要則

故曰如戶之運也如車之馳也如弓之圓也如矢之激也如一
權而舉數倍之重也如水之注於卑澤也如原火之燎於風中
也如兵之奮寡而走衆也如人之乘高而制下也其動不可不
謹也人主知勢則處治如將亂處存如將亡處安如將危而亂
與危亡亦且不至臣故作勢原

文原

洪武宋景濂

余諱人以文生相命丈夫七尺之軀其所學者獨文乎哉予之
所謂文者乃堯舜文王孔子之文非流俗之文也學之固宜浦
江鄭楷義烏王紳及楷之弟柏嘗從余學已知以道為文因作
文原二篇以貽之

其上篇曰人文之顯始於何時實肇於庖犧之世庖犧仰觀俯
察畫竒偶以象陰陽變而通之生生不窮遂成天地自然之文

非惟至道含括無遺而其制器尚象亦非文不能成如垂衣裳而治取諸乾坤上棟下宇而取諸大壯書契之造而取諸夬舟楫牛馬之利而取諸渙隨杵臼棺槨之制而取諸小過大過重門擊柝以取諸豫弧矢之用以取諸睽何莫非粲然之文自是推而行之天衷民彝之叙禮樂刑政之施師旅征伐之法井牧州里之辨華夷內外之別復皆則而象之故凡有關民用及一切彌綸範圍之具悉囿乎文非文之外別有他也然而事爲既著無以紀載之則不能以行遠始托諸辭翰以昭其文略舉一二言之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既成功也然後筆之爲禹貢之文周之聘覲宴享饋食昏喪諸禮其升降揖讓之節既行之矣然後筆之爲儀禮之文孔子居鄉黨容色言動之間從容中道門人弟子既習見之矣然後筆之爲鄉黨之文其他格言大訓亦莫不然必有其實而後隨之初未嘗以徒言爲也

譬猶聆衆樂於洞庭之野而後知其音聲之抑揚綴兆之舒疾也者大射於矍相之圃而後見觀者如堵墻序點之揚觶也苟喻度而臆決之終不近也昔者游夏以文學名謂觀其會通而酌其損益之宜而已非專指乎辭翰之文也嗚呼吾之所謂文者天生之地載之聖人宣之本建則其末治體著則其用章斯所謂乘陰陽之大化正三綱而齊六紀者也亘宇宙之始終類萬物而周八極者也嗚呼非知經天緯地之文者惡足以語此其下篇曰爲文必在養氣氣與天地同苟能克之則可三配序靈管攝萬彙不然則一介之小夫爾君子所以攻內不攻外圖大不圖小也力可以舉鼎人之所難也而烏獲能之君子不貴之者以其局乎小也智可以搏虎人之所難也而馮婦能之君子不貴之者以其驚乎外也氣得其養無所不周無所不及也攬而爲文無所不參無所不包也九天之屬其高不可窺八柱

之列其厚不可測吾文之量得之規燬魄淵運行不息基地萬
災躔次弗紊吾文之燄得之昆侖玄圃之崇清增城九重之嚴
邃吾文之峻得之南桂北翰東瀛西溟杳眇而無際涵負而不
竭魚龍生焉波濤興焉吾文之深得之雷霆鼓舞之風雲翕張
之雨露潤澤之鬼神恍惚曾莫窮其端倪吾文之變化得之上
下之間自色自形羽而飛足而奔潛而泳植而茂若洪若纖若
高若卑不可以數計吾文之隨物賦形得之嗚呼斯文也聖人
得之則傳之萬世爲經賢人得之則放諸四海而準輔相天地
而不過昭明日月而不忒調燮四時而無愆此豈非文之至者
乎大道堙微文氣日削鶩乎外而不攻其內局乎小而不圖其
大此無他四瑕八冥九蠹有以累之也何謂四瑕雅鄭不分之
謂荒本末不比之謂斷筋骸不束之謂緩旨趣不超之謂凡是
四者賊文之形也何謂八冥許者將以賊夫誠擗者將以蝕夫

園庸者將以混夫奇瘠者將以勝夫腴物者將以亂夫精碎者
將以害夫完陋者將以革夫博昧者將以損夫明是八者傷文
之膏髓也何謂九蠹滑其真散其神糝其氣徇其私滅其智麗
其蔽違其天昧其幾爽其貞是九者死文之心也有一於此則
心受死而文喪矣春葩秋卉之爭麗也鳶號林而蛩吟砌也水
湧蹄涔而火炫螢尾也衣被土偶而不能視聽也蟻蠹死生於
甕盎不知四海之大六合之廣也斯皆不知養氣之故也嗚呼
人能養氣則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當與天地同功也與天
地同功而其智卒歸之一介小夫不亦可悲也哉

余既作文原上下篇言雖大而非夸唯智者然後能擇焉
去古遠矣世之論文者有二曰載道曰紀事紀事之文當
本之司馬遷班固至載道之文舍六籍吾將焉從雖然六
籍者本與根也遷固者枝與葉也此固近代唐子西之論

而余之所見則有異是也六籍之外當以孟子爲宗韓子
次之歐陽子又次之此則國之通衢無榛荆之塞無蛇虎
之禍可以直趨聖賢之大道去此則曲狹僻徑耳犖确邪
蹊耳胡可行哉余竊怪世之爲文者不爲不多騁新奇者
鈎摘隱伏變更庸常甚至不可句讀且曰不詰曲聱牙非
古文也樂陳腐者一假場屋委靡之文紛糝厖雜略不見
端緒且曰不淺易輕順非古文也予皆不知其何說大抵
爲文者欲其辭達而道明耳吾道旣明何問其餘哉雖然
道未易明也必能知言養氣始爲得之予復悲世之爲文
者不知其故頗能操觚造辭毅然以文章家自居所以益
摧落而不自振也今以二子所學日進於道聊相與一
言之

畫原

史皇與蒼頡皆古聖人也蒼頡造書史皇制畫書與畫非異道
也其初一致也天地初開萬物化生自色自形總總林林莫得
而名也雖天地亦不知其所以名也有聖人者出正名萬物同
者謂何卑者謂何動者謂何植者謂何然後可得而知之也於
是上而日月風霆雨露霜雪之形下而河海山嶽草木鳥獸之
著中而人事離合物理盈虛之分神而變之化而宜之固已達
民用而盡物情然而非書則無以紀載非畫則無以彰施斯二
者其亦殊途而同歸乎吾故曰書與畫非異道也其初一致也
且書以代結繩功信偉矣至於章服之有制畫衣冠以示警飾
車輅之等威表旗旒之後先所以彌綸其治具匡贊其政原者
又烏可以廢之哉畫繪之事統爲冬官而春官外史專掌書今
其意可見矣况六書首之以象形象形乃繪事之權輿形不能
盡象而後諧之以聲聲不能以盡諧而後會之以意意不能以

盡會而後指之以事事不能以盡指而後轉注假借之法興焉
書者所以濟畫之不足者也使畫而可盡則無事乎書矣吾故
曰書與畫非異道也其初一致也古之善繪者或畫詩或圖孝
經或貌爾雅或像論語暨春秋或著易象皆附經而行猶未失
其物也下逮漢魏晉梁之間講學之有圖問禮之有圖列女仁
智之有圖致使圖史並傳助名教而翼彝倫亦有可觀者焉世
道日降人心寢不古若往往溺志於車馬士女之華怡神於花
鳥蟲魚之麗游情於山林水石之幽而古之意益衰矣是故顧
陸以來是一變也閻吳之後又一變也至於關李范三家者出
又一變也譬之學書者古籀篆隸之茫昧而唯俗書之姿媚者
是耽是玩豈其初意之使然哉雖然非有卓然拔俗之資亦未
易言此也南徐徐景暘攻書史善吟古今詩信爲才大夫也旁
通繪事有士韻而無俗姿一時賢公卿皆與之游名稱籍甚有
薦于朝者景暘以母老不仕予尤愛景暘者於其別去故作畫
原以贈焉嗚呼易有之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
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然則象之事又有包乎陰陽之妙理者
誠可謂至重矣景暘其知所重乎哉

庶儒

王子充

儒之名何自而立乎儒者成德之稱蓋其稱肇於孔子至荀卿
氏論之爲悉而其後復有八儒之目及秦漢以下儒之名雖一
其學則析而爲三有記誦之學有詞章之學有聖賢之學士之
爲其學者其爲道舉不易也而其尤難者莫難於聖賢之學矣
聖賢之所以爲學者何也必其性之盡於內者有以立其本而
才之應於外者足以措諸用也方其幼也禮樂射御之節書數
之文無弗學也凡知類入德之方亦既習而通之矣比其長也
三才萬物之理必推而究其極也推其理所以致其知也致其

知者思也思則有以明諸心矣仁義禮知心之所具之性也心之明則性之盡也盡性則理之具於我者無不明而視天下無一物之非我矣故曰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也夫能盡其性則大本立矣而推而至於盡人物之性又由其才有以應之也故自日用之間以及乎參天地贊化育所以品節彌綸之者非才莫有以應之才之周事之所以成也此其所以小可以爲國家天下之用而大可以用天下國家也故曰才與誠合則周天下之治也是故天下之理無不有以明諸心者性之盡於內而推已以及乎人物使天下皆有以待於我者才之應於外也夫有以盡於內未有不能應於外者也不能應於外由不能盡於內矣故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以至齊家治國平天下皆一本也自本諸身以至證諸庶民考諸二王建諸天地質諸鬼神俟諸後聖

無二用也其本末體用以內外之兼至者誠也內而性之盡者其本既立矣外而才之應者其用復周焉誠之至也此所謂聖賢之學者也嗚呼周公仲尼已矣孟軻以後自荀卿楊雄已不能臻乎此而董仲舒韓愈僅庶幾焉於是聖賢之學不明也夫矣蓋千數百年而周邵張程諸君子者出始有以爲其學而周公孔子不傳之緒乃續焉本諸易詩書語孟以明時用春秋以驗行事三禮以節人情而後知人所以官兩儀裕萬物者在此而不在彼五三六經不爲虛言而匹夫匹婦皆可以與知迨考亭朱子廣漢張子東萊呂子又皆同心僂力以倡其學至是而聖賢傳心精微之本經世博太之用發揮無餘蘊矣然至於今未久也而其學已不復傳凡今世之所謂儒者剽掠纖瑣綠飾淺陋曰我儒者辭章之學也穿鑿虛遠傳會乖離曰我儒者記誦之學也而人亦曰此所以爲儒也嗟乎昔之稱詞章者唐之

辨賞卷二十九
四
燕許宋之楊億其詞章蓋誠足以華國也昔之稱記誦者漢之
馮鄭宋之劉敞其記誦蓋誠足以窮經也使若人也其記誦詞
章而止若是焉固亦何取其為儒名耶是故吾所謂聖賢之學
者者古之真儒而今世之稱記誦詞章者其不為孔子之所謂
小人儒荀卿之所謂賤儒者幾希吾友鄭君仲舒儒者也其所
謂儒志乎聖賢之學者也是吾斯之謂儒而非今世之所謂儒
也鄭君游京師受知今相國遂入經筵為檢討儒者之用庶幾
有以自見者乎吾故於其別也言以贈之作原儒

原諫

人君之職莫急於納諫人臣之職莫先於進諫納諫難矣而進
諫為尤難進諫之道有二曰諷諫曰直諫諷諫固難而直諫又
難也是故引義托物從容開譬不動聲色而其說已行悟主意
於片言置君德於無過者諷諫之謂也危言切論銜鯁骨披逆

鱗正色而不阿犯顏而不忘必究其說乃已雖殺身而不顧者
直諫之謂也禮上諷諫而下直諫豈不以謂諷諫以悟主將君
臣兩全其美名直諫以匡君則君或至於遂非臣或至於蹈禍
是君蒙拒諫之惡而臣獲盡忠之害也故曰人君之納諫為難
而人臣之進諫為尤難進諫之道諷諫固難而直諫又難也雖
然為人臣而事明君諷諫直諫蓋無施不可不足為難也苟事
暗主而用直諫則鮮有不及其身而況於諷諫其將若之何於
是二者之諫均為難矣嗚呼唐虞三代遠矣近而論之漢唐之
世號能納諫者莫如文帝太宗為盛矣文帝寬仁盡下群臣雖
切諫常假借納用之若馮唐之論頗牧張釋之之論齎夫所謂
諷諫也及賈誼論時事則流涕痛哭袁盎引卻慎夫人坐指人
彘為說所謂直諫也而文帝皆容受之太宗英明能斷從諫如
流導臣下而使之言如魏徵之言昭陵王珪之論廬江所謂諷

諫也及徵疏十漸極陳時政得失祖孝孫謂陛下負臣臣不負陛下所謂直諫也而太宗靡不優納焉是則以直諫諷諫施之明君固無乎不可也若夫蕭望之張猛京房言石顯於元帝王章言王鳳於成帝王嘉鄭崇言董賢於哀帝李膺陳蕃范滂之徒言闡宮於靈帝長孫無忌褚遂良上官儀言武氏於高宗張柬之輩言韋氏於中宗孟昭圖言田令孜於僖宗然皆不免於殺身是事暗君固無事於諷諫而因直諫以蹈禍亦理之所必至矣嗚呼知無不諫而諫之以直者人臣之分也傷於直而蹈禍不測使其君蒙拒諫之惡而已獲盡忠之害者非人臣之得已也自古無道之君其過行非一端也而莫甚於拒諫言而殺諫臣拒一諫言殺一諫臣其事若未害也而家國之敗亡輒不旋踵殆如燭照而龜十不亦深可戒哉和陽王先生風有大志負氣節而敢言者也今擢居諫諍之職士大夫咸曰先生遇明主諷諫直諫將無施而不可矣金華王禕辱與先生游因原夫諫之所為難者為文以贈之嗚呼言其所以難則其所以不難者固有望於先生也夫

戒

戒子

漢諸葛孔明

晦翁曰靜以致遠蓋靜便養得根本深固自能致遠西山云孔明戒子書朱子取載于小學書中真格言也

君子之行靜以脩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慢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性年與時馳意與歲去遂成枯落悲歎窮廬將復何及也

戒子儼等

晉陶淵明

東坡曰吾於淵明豈獨好其詩哉此詩蓋實錄也
吾真有此病而不蚤自知半世出仕以犯大患此
所以深愧淵明欲以晚節師範其萬一也

告儼俟份佚修天地賦命生必有死自古賢聖誰能獨免子夏
有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吾年過五十少而窮苦每以家敝東
西游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為已必貽俗患使汝等幼而
飢寒余嘗感孺仲賢妻之言敗絮自擁何慙兒子但恨隣靡二
仲室無萊婦抱茲苦心良獨內愧少學琴書愛閑靜開卷有得
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然常言五六月中
北窓下卧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意淺識罕謂斯言可
保日月遂往機巧好踈緬求在昔眇然如何疾患以來漸就衰
損親舊不遺每以藥石見救自恐大分將有限也汝輩稚小家
貧每役柴水之勞何時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然汝等雖曰

同生當思四海皆兄弟之義鮑叔管仲分財無猜歸生伍舉班
荆道舊遂能以敗為成因喪立功他人尚爾況同父之人哉穎
川韓元長漢末名士身處卿佐七十而終兄弟同居至于没齒
濟北汜稚春晉時操行人也七世同財家人無怨色詩曰高山
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爾至心尚之汝其慎哉吾復何言

遺戒子孫

唐姚元之

佛以清淨慈悲為本而愚者寫經造像冀以求福昔周毀經像
而修甲兵齊崇塔廟而弛刑政一朝合戰齊滅周興汝曹勿效
兒女子終身不寤追薦冥福道士見僧獲利效其所為尤不可
延之於家永為後法

三戒 并序

柳子厚

吾恒惡世之人不知推已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勢以干非其
類出技以怒強竊時以肆暴然卒迫于禍有客談麋驢鼠三物

以其事作三戒

臨江之麋

臨江之人畋得麋麇畜之入門群犬垂涎揚尾皆來其人怒怛之自是日抱就犬習示之使勿動稍使與之戲積久犬皆如人意麇稍大忘已之麋也以爲犬良我友抵觸偃仆益狎犬畏主人與之俯仰甚善然時啖其舌三年麋出門外見外犬在道甚衆走欲與爲戲外犬見而喜且怒共殺食之狼籍道上麋至死不悟

黔之驢

黔無驢有好事者船載以入至則無可用放之山下虎見之厯然大物也以爲神蔽林間窺之稍出近之憇憇然莫相知他日驢一鳴虎大駭遠遁以爲且噬已也甚恐然往來視之覺無異能者益習其聲又近出前後終不敢搏稍近益狎蕩倚衝冒驢羨之者敗溺不救摧撞相倚退而念曰今日之風我之患卒以全彼之利遂以傾利害不同而吉凶相詭時耶理耶或曰止者易爲工進者難爲巧彼知順風之可乘不知疾風之不可乘得勢者不戒臨危者能懼是以禍福殊焉因志之以爲行舟戒

嫌疑

王深甫

禮謹於別嫌疑夫嫌疑者豈有其實然我以為嫌疑之謂也我以為嫌疑則人必有嫌疑之者然而世多忽焉而不戒者何也恃其情不至於是也情不至於是有人焉伺間躡其迹而議之則奚說而可辭與其亦受之而已矣夫人亦好多言矣完然者尚欲指其缺也况自投於嫌疑之地欲免得乎此君子所以貴由禮也

女戒

張橫渠

婦道之常順惟厥正婦正是曰天明天始是其帝命命汝嘉爾

婉婉克安爾親往之爾家呂氏汝家克施克勤能行孝順為勤爾順惟何無

違夫子夫子也無然臯臯臯臯難與言也無然訛訛訛訛難共事也彼是而違爾

焉作非違是則非彼舊而革爾焉作儀改舊乃女妄立制度惟非惟儀女生則

戒在毛詩斯干篇王姬肅雍酒食是議周王之女亦然貽爾五物以銘爾心錫

爾佩巾墨子誨言銅爾提匣謹爾賓薦賓客祭祀玉爾奩具素爾藻

紉藻粧紉可飾不大華枕爾文竹席爾吳莞念爾書訓因枕文思爾退安

安爾退居之席彼實有室男當有室爾勿從室不得從而遂爾提提

安爾生引逸也逸引長也也爾生引逸逸樂也

戒子孫

柳直清

夫門地高者一事墜先訓則異它人雖生可以苟爵位死不可

見祖先地下門高則自驕族盛則人窺嫉實藝懿行人未必信

纖瑕微累十手爭指脩已不得不至為學不得不堅士君子於

世已無能而望它人用已無善而望它人愛猶農夫鹵莽種之

而怨天澤不潤雖欲弗餒可乎余幼聞先公僕射言立已以孝

悌為基恭默為本畏法為務勤儉為法肥家以忍順保交以簡

恭廣記如不及求名如儻來莅官則潔已省事而後可以言家

法家法備然後可以言養人直不近禍廉不沽名憂與禍不偕

潔與富不並董生有云弔者在門弔者在閭言有憂則恐懼恐

懼則福至又曰賀者在門弔者在閭言受福則驕奢驕奢則禍

至故世族遠長與命位豐約不假問龜著星數在處心行事而

已先君兄弟三人俱居清列非速客不二羹哉夕食齧葡萄而

已皆保重名於世名門右族莫不由祖考忠孝勤儉以成立之

莫不由子孫頑率奢傲以覆墜之成立之難如升天覆墜之易

如燎毛余家本以學識禮法稱於士林夫行道之人德行文學

為根株正直剛毅為柯葉有根無葉或可俟時有葉無根膏雨

所不能活也至於孝慈友悌忠信篤行乃食之醯醬可一日無

哉

言戒

司馬君實

迂叟曰言不可不重也子不見鍾鼓乎大鍾鼓扣之則鳴鏗鉤
鞞鞞人不以為異也若不扣而自鳴人孰不謂之妖邪可以言
而不言猶扣之而不鳴也亦為廢鍾鼓也

事神戒

或問迂叟事神乎曰事神或曰何神之事曰事心神或曰其事
之何如曰至簡矣不黍稷不犧牲惟不欺之為用君子上戴天
下履地中函心雖欲欺之其可得乎

文章辨體卷之三十九

文章辨體卷之四十

海虞後學吳訥編集

題跋

讀荀

唐韓退之

始吾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行王易王霸
易霸也以為孔子之徒沒尊聖人者孟氏而已晚得楊雄書益
尊信孟氏因雄書而孟氏益尊則雄者亦聖人之徒歟聖人之
道不傳于世周之衰好事者各以其說干時君紛紛籍籍相亂
六經與百家之說錯雜然老師大儒猶在火于秦黃老于漢其
存而醇者孟軻氏而止耳楊雄氏而止耳及得荀氏書於是又
知有荀氏者也考其辭時若不粹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抑
猶在軻雄之間乎孔子刪詩書筆削春秋合於道者著之離於
道者黜去之故詩書春秋無疵余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于聖

人之籍亦孔子之志歟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楊大醇而小疵

讀儀禮

余嘗苦儀禮難讀又其行乎今者蓋寡法襲不同復之無由考于今誠無所用之然文王周公之法制粗在於是孔子曰吾從周謂其文章之盛也古書之存者希矣百氏雜家尚有可取况聖人之制度耶於是掇其大要奇辭奧旨著于篇學者可觀焉惜乎吾不及其時進退揖讓于其間嗚呼盛哉

讀鶡冠子

鶡冠子十有九篇其詞雜黃老刑名其博選篇四稽五至之說當矣使其人遇時援其道而施於國家功德豈少哉學問篇稱賤生於無所用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者余三讀其辭而悲之

讀韓愈所著毛穎傳後題

柳子厚

自吾居夷下與中州人通書有來南者時言韓愈為毛穎傳不

能舉其辭而獨大笑以為怪而吾久不克見楊子誨之來始持其書索而讀之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信韓子之怪於文也世之模擬竄竊取青配白肥皮厚肉柔筋脆骨而以為辭者之讀之也其大笑固宜世人笑之也不以其俳乎而俳又非聖人之所棄者詩曰善戲謔巧不為虐兮大史公書有滑稽列傳皆取乎有益於世者也故學者終日討說咨問呻吟習復應對進退掬溜播灑則罷憊而廢亂故有息焉游焉之說不學操縵不能安弦有所拘者有所縱也大羹玄酒躡節之薦味之至者而又說以奇異小蟲水草楂梨橘柚苦鹹酸辛雖蜚吻裂鼻縮舌澁齒而咸有篤好之者文王之昌蒲菹屈到之芟曾皙之羊棗然後盡天下之奇味以足於口獨文異乎韓子之為也亦將弛焉而不為虐歟息焉游焉而有所縱歟盡六藝之奇味以足其口歟而不若是則韓子之辭若壅大川焉其必

決而放諸陸不可以不陳也且凡古今是非六藝百家大細穿
穴用而不遺者毛穎之功也韓子窮古書好斯文嘉穎之能盡
其意故奮而爲之傳以發其鬱積而學者得之勵其有益於世
歟是其言也固與異世者語而貪常者瑣者咕咕然動其喙亦
勞甚矣乎

書處州孔子廟碑陰

杜牧之

天不生孔子於中國中國當何如曰不夷狄如也荀卿祖夫
子李斯事荀卿一日宰天下盡誘天子之徒與書坑而焚之曰
徒能亂人不若刑名獄吏治世之資也彼商鞅者能耕能戰能
行其法基秦爲強曰彼仁義蟲官也可以置之自董仲舒劉向
皆言司馬遷良史也而遷以儒分之爲九曰博而寡要勞而無
功不如道家者流也自有天地以來人無有不死者海上迂怪
之士特出言曰黃帝煉丹砂爲黃金以餌之晝日乘龍上天誠

得其藥可如皇帝以燕昭王之賢破強齊幾於霸秦始皇漢武
帝之雄材滅六強國辟四夷盡非凡主也皆惑其說耗天下損
骨肉而不辭至死而不悟莫尊於天地莫嚴於宗廟杜稷梁武
帝起爲梁國者以匍匐麵牲爲薦祀之禮曰佛之教牲不可殺
以天子尊捨身爲其奴散髮布地親命其徒踐之有天地日月
爲之主陰陽鬼神爲之佐夫子巍然統而辨之復引堯舜禹湯
文武周公爲之助則其徒不爲劣其治不爲僻彼四君二臣不
爲無知一旦不信肯而之他仍族滅之儻不生夫子紛紜冥昧
百家鬪起是已所是非已所非天下隨其時而宗之誰敢非之
縱有非之而非之者欲何所依據而爲其辭是揚墨駢慎已降
百家之徒廟貌而血食十年一變法百年一改教橫斜高下不
知止泊彼夷狄者爲夷狄之俗一定而不易若不生夫子是知
是知其必不夷狄如也韓吏部夫子廟碑曰天下通祀惟社稷孔子

社稷壇而不屋取異代爲配未若天子巍然當坐用王者禮以門人爲配自天子至於庶人親北面師之夫子以德社稷以功固有次第哉因引孟子曰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自古稱夫子者多矣稱夫子之德莫如孟子稱夫子之尊莫如韓吏部故書其碑陰云

書鄭祭傳

宋徐仲車

天下之所恃而爲安危者誰乎曰宰相焉耳故自朝廷百執事至於州縣之吏不幸而一非其人不過敗其一局之事耳至於宰相者其人一非則天下殆矣雖亡宗赤族何益於敗蓋宰相以一身而當天下之責其道其難然人皆易之何也曰不知量也今有馬其行不過百里驅而倍之則且病矣龠合升斛之量各有所受一以龠合而加之斛升之上則溢矣况斛升而受一斛之量乎故一邑之才施之一郡則不可也其以一郡之才而當天下之責可乎此黃霸之所以得令名於前而見譏於後也

况遠不迨霸者乎甚矣人之不知量也嗚呼其難若此而人皆易之何也曰好之也尊官重祿固人之所好也不如是不足充其好快其欲彼安肯曰吾不才耶吾辱其位者耶其禍敗隨之耶取天下之笑耶爲萬世之羞耶甚者亡人之國危人之天下不顧也豈止所謂不知量者耶安得知量者見之乎予讀陳平傳嘉平知其任讀鄭君傳愛君知其量嗚呼如君者豈易得哉豈易得哉

跋放生池碑

歐陽永叔

右放生池碑不著書撰人名氏放生池唐世處處有之王者仁澤及於草木昆蟲使一物必遂其生而不爲私惠也惟天地生萬物所以資於人然代天而治物者常爲之節使其足用而取之不過故物得遂其生而不夭三代之政如斯而已易大傳曰庖犧氏之王也能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爲網

吾以佃以漁蓋言其始教民取物資生而為萬世之利此所以為聖人也浮屠氏之說乃謂殺物者有罪而放生者得福苟如其言則庖犧氏遂為人間之聖人地下之罪人矣

跋平泉草木記

右平泉草木記李德裕撰余嘗讀鬼谷子書見其馳說諸侯之國必視其為人材性賢愚剛柔緩急而因其好惡喜懼憂樂而押闔之陽開陰塞變化無窮顧天下諸侯無不在其術中者惟不見其所好者不可得而說也以此知君子宜慎其好蓋泊然無欲而禍福不能動利害不能誘此鬼谷之術所不能為者聖賢之高致也其次簡其所欲不溺於所好斯可矣若德裕者處富貴招權利而好奇貪得之心不已至或疲弊精神於草木斯其所以敗也其遺戒有云壞一草一木者非吾子孫此又近乎愚矣

齊之疆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鷄鳴狗盜之力哉夫鷄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書黃子思詩集後

蘇子瞻

予嘗論書以謂鍾王之迹蕭散簡遠妙在筆畫之外至唐顏柳始集古今筆法而盡發之極書之變天下翕然以為宗師而鍾王之法益微至於詩亦然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陶謝之超然蓋亦至矣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偉絕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詩人盡廢然魏晉以來高風絕塵亦少衰矣李杜之後詩人繼作雖間有遠韻而才不逮意獨韋應物柳宗元發纖穠於簡古寄至味於澹泊非餘子所及也唐末司空圖嶠亂兵之間而詩文高雅猶有承平之遺風其論詩曰梅止於酸鹽止於醎飲食不可無鹽梅而其美常在醎酸之外蓋自列其詩之有得於文字之表也二十四韻恨當時不識其妙予三復其言而悲

之聞人黃子思慶曆皇祐間號能文者予嘗誦其詩每得佳句
妙語反覆數四乃識其所謂信乎表聖之言美在醜酸之外可
以一唱而三歎也予既與其子幾道其孫師是游得窺其家集
而子思篤行高志為吏有異材見於墓誌詳矣予不復論獨評
其為詩如此

題唐氏六家書後

永禪師書骨氣深穩躰兼衆妙精能之至反造踈淡如觀陶彭
澤詩初若散緩不收反復不已乃識其奇趣今法帖中有云不
具釋智永白者誤收在逸少部中然亦非禪師書也云謹此代
申此唐末五代沉俗之語耳而書亦不工歐陽率更書妍緊拔
群尤工於小楷高麗遣使購其書高祖歎曰觀其書以為魁梧
奇偉人也此非知書者凡書象其為人率更貌寒寢敏悟絕人
今觀其書勁峻刻厲正稱其貌耳褚河南書清遠蕭散微雜隸

體古之論書者兼論其平生苟非其人雖工不貴也河南固忠
臣但有譖殺劉洎一事使人怏怏然余嘗考其實恐劉洎末年
福忿實有伊霍之語非譖也若不然馬周明其無此語太宗獨
誅洎而不問周何哉此殆天后朝許李所誣而史官不能辨也
張長史草書類然天放畧有點畫處而意態自足號稱神逸今
世稱善草書者或不能真行此大妄也真生行行生草真如立
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也今長安又有長史
真書郎官石柱記作字簡遠如晉宋間人顏魯公書雄秀獨出
一變古法如杜子美詩格力天縱奄有漢魏晉宋以來風流後
之作者殆難復措手柳少師書本出於顏而能自出新意一字
百金非虛語也其言心正則筆正者非獨諷諫理固然也世之
小人書字雖工而其人情終有睚眦側媚之態不知人情隨想
而見如列子所謂竊斧者乎抑真爾也然至使人見其書而猶

憎之則其人可知矣余謫居黃州唐林夫自湖口以書遺余云
吾家有此六人書子爲我畧評之而書其後林夫之書過我遠
矣而反求余何哉此又未可曉也

書魏鄭公傳後

曾子固

予觀太宗常屈已以從郡臣之議而魏鄭公之徒喜遭其時感
知己之遇事之大小無不諫諍雖其忠誠自至亦得君以然也
則思唐之所以治太宗之所以稱賢主而前世之君不及者其
淵源皆出於此也能知其有此者以其書存也及觀鄭公以諫
諍事付史官而太宗怒之薄其恩禮失終始之義則未嘗不反
覆嗟惜恨其不思而益知鄭公之賢焉夫君之使臣與臣之事
君者何大公至正之道而已矣大公至正之道非滅人言以揜
已過取小諒以私其君此其不可者也又有甚不可者夫以諫
諍爲當掩是以諫諍爲非美也則後世誰復當諫諍乎况前代

之君有納諫之美而後世不見則非惟失一時之公又將使後
世之君謂前代無諫諍之事是啓其怠且忌矣太宗末年群下
旣知此意而不言漸不知天下之得失至於遼東之敗而始恨
鄭公不在世未嘗知其悔之萌芽出於此也夫伊尹周公何如
人也伊尹周公之諫切其君者其言至深而其事至迫也存之
於書未嘗揜焉至今稱太甲成王以爲賢君而伊尹周公爲良
相者以其書可見矣今當時削而棄之成區區之小讓則後世
何所據依而諫又何以知其賢且良歟桀紂幽厲始皇之亡則
其臣之諫諍無見焉非其史之遺乃天下不敢言而然也則諫
諍之無傳此乃數君之所以益暴其惡于后世而已矣或曰春
秋之法爲尊親賢者諱與此戾也夫春秋之所諱者惡也納諫
諍豈惡乎然則焚藁者非歟曰焚藁者誰歟非伊尹周公爲之
也近世取區區之小亮者爲之耳其事久未之見也何則以焚

其藁爲掩君之過而使後世傳之則是使後世不見藁之是非而必其過常在於君美常在於已也豈愛其君之謂歟孔光之去其藁藁之所言其在正邪未可知也其焚之而惑後世庸詎知非謀已之姦謀乎或曰造辟而言詭辭而出異乎此曰此非聖人之所曾言也今萬一有是理亦謂君臣之間議論之際不欲漏其言於一時之人耳豈杜其告萬世也噫以誠信待已而事其君而不欺乎萬世者鄭公也益知其賢云豈非然哉豈非然哉

題摹燕郭尚父圖

黃魯直

凡書畫當觀韻往時李伯時爲余作李廣奪胡兒馬挾兒南馳取胡兒弓引滿以擬追騎觀箭鋒所直發之人馬皆應弦也伯時笑曰使俗子爲之當作中箭追騎矣余因此深悟畫格此與文章固一關紐但難得人入神會耳

跋韓退之送窮文

送窮文蓋出於楊子雲逐貧賦制度始終極相似而逐貧賦類俳至退之亦諧戲而語稍莊文采過逐貧矣大槩擬前人文章如子雲解嘲擬宋玉答客難退之進學解擬子雲解嘲柳子厚晉問擬枚乘七發皆文章之美也至於追逐前人不能出其範圍雖班孟堅之賓戲崔伯度之達旨蔡伯喈之釋誨僅可觀焉况下者乎

書洛陽名園記後

李格非

洛陽處天下之中挾殺颺之阻當秦隴之襟喉而趙魏之走集蓋四方必爭之地也天下常無事則已有事則洛陽必先受兵余故嘗曰洛陽之盛衰者天下治亂之候也方唐貞觀開元之間公卿貴戚門館列第於東都者號千有餘邸及其亂離繼以五季之酷其池塘竹樹兵車蹂躪廢而爲丘墟高亭大樹煙火

焚燎化而為灰燼與唐共滅而俱亡者無餘處矣余故嘗曰園囿之興廢者洛陽盛衰之候也且天下之治亂候於洛陽之盛衰而知洛陽之盛衰候於園囿之興廢而得則名園記之作余豈徒然哉嗚呼公卿大夫方進於朝放乎以一已之私自為而忘天下之治忽欲退享此得乎唐之末路是矣

書五代郭崇韜卷後

張文潛

自古大臣權勢已隆極富貴已元滿前無所希則必退為身慮自非大姦雄包異志與夫甚庸駑昏闇葺鮮有不然者然其為慮也實難不憂思之不深計之不工然異日釁之所起往往自夫至深至工是故莫若以正夫正者操術簡而周至者為緒多而拙夫正者無所事計也行所當然雖怨仇不敢議之况繼之者賢乎郭崇韜於五代亦聰明權智之士也佐莊宗決策滅梁遂一天下自見功高權重姦人議已而莊宗之昏為不足賴也乃為自安之計時劉氏有寵莊宗嬖之因請立為后而中莊宗之欲又結劉氏之援此於劉氏為莫大之恩而莊宗日以昏酒內聽婦言其為計宜無如是之良者然卒之殺崇韜者劉氏也使崇韜繆計不過劉氏不能有所助而已豈知身死其手哉奸謀之士欺於謀奸辯之士窮於辯惟道德之士為無所窮而禍福之變豈思慮能究之哉

書布衾銘後

陸務觀

公孫丞相布被人曰詐司馬丞相亦布被人曰儉布被可能也使人曰儉不曰詐不可能也

讀唐志

朱晦庵

歐陽子曰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為虛名此古今不易之至論也然彼知政事禮樂之不可不出於一而不知道德文章之尤不可使出於二也

夫古之聖賢其文可謂盛矣然初豈有意學爲如是之文哉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是文於外如天有是氣則必有日月星辰之光耀地有是形則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聖賢之心既有是精明神粹之實以旁薄充塞乎其內則其著見於外者亦必自然條理分明光輝發越而不可掩蓋不必託於言語著於簡冊而後謂之文但自一身接於萬事凡其語默動靜人所可得而見者無所適而非文也姑舉其最而言則易之卦畫詩之歌詠書之記言春秋之述事與夫禮之威儀樂之節奏皆已列爲六經而萬世其文之盛後世固莫能及然其所以盛而不可及者豈無所自來而世亦莫之識也故夫子之言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蓋雖已決知不得辭其責矣然猶若逡巡顧望而不能無所疑也至於推其所以興衰則又以爲是皆出於天命之所爲而非人力之所及此其體之甚重夫豈世俗所爲文者所能

當哉孟軻氏沒聖學失傳天下之士背本趨末不求知道養德以充其內而汲汲乎徒以文章爲事業然在戰國之時若申商孫吳之術蘇張范蔡之辨列禦寇莊周荀况之言屈平之賦以至秦漢之間韓非李斯陸生賈傳董相史遷劉向班固下至嚴安徐樂之流猶皆先有其實而後託之於言唯其無本而不能一出於道是以君子猶或羞之及至宋玉相如王褒楊雄之徒則一以浮華爲上而無實之可言矣雄之大玄法言蓋亦長楊羽獵之流而粗變其音節初非實爲明道講學而作也東京以降訖于隋唐數百年間愈下愈衰則其去道益遠而無實之文亦無足論韓愈氏出始覺其陋慨然號於一世欲去陳言以追詩書六藝之作而其弊精神糜歲月又有甚於前世諸人之所爲者然猶幸其畧知不根無實之不足恃因是頗沂其原而適有會焉於是原道諸篇始作而其言曰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

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其徒和之亦曰未有不深
於道而能文者則亦庶幾其賢矣然今讀其書則其出於諂諛
戲豫放浪而無實者自不爲少若夫所原之道則亦徒能言其
大體而未見其行探討服行之効使其言之爲文者皆必由是
以出也故其論古人則又直以屈原孟軻馬遷相如楊雄爲一
等而猶不及於董賈其論當世之弊則但以詞不已出而遂有
神徂聖伏之歎至於其徒之論亦但以標掠潛竊爲文之病大
振頽風教人自爲爲韓之功則其師生之間傳受之際蓋未免
裂道與文以爲兩物而於其輕重緩急本末賓主之分又未免
於倒懸而逆置之也自是以來又復衰歇數十百年而後歐陽
子出其文之妙蓋已不愧於韓氏而其曰治出於一云者則自
荀揚以下皆不能及而韓亦未有聞焉是則疑若幾於道矣然
考其終身之言與其行事之實則恐其亦未免於韓氏之病也

讀大紀

抑又嘗以其徒之說考之則誦其言者既曰吾老將休付子斯
文矣而又必曰吾所謂文必與道俱其推尊之也既曰今之韓
愈矣而又必引夫文不在茲者以張其說由前之說則道之與
文吾不知其果爲一耶爲二耶由後之說則文王孔子之文吾
又不知其與韓歐之文果若是其班乎否也嗚呼學之不講久
矣習俗之謬其可勝言也哉吾讀唐書而有感因書其說以訂
之

宇宙之間一理而已天得之而爲天地得之而爲地而凡生於
天地之間者又各得之以爲性其張之爲三綱其紀之爲五常
蓋皆此理之流行無所適而不在若其消息盈虛循環不已則
自未始有物之前以至人消物盡之後終則復始始復有終又
未嘗有頃刻之或停也儒者於此既有以得於心之本然矣則

其內外精粗自不容有纖毫之間而其所以脩己治人垂世立
教者亦不容其有纖毫造作輕重之私焉是以因其自然之理
而成自然之功則有以參天地贊化育而幽明巨細無一物之
遺也若夫釋氏則自其因地之初而與此理已背馳矣乃欲其
所見之不差所行之不繆則豈可得哉蓋其所以爲學之本心
正爲惡此理之充塞無間而使已不得一席無理之地以自安
厭此理之流行不息而使已不得一息無理之時以自肆也是
以叛君親棄妻子入山林捐軀命以求其所謂空無寂滅之地
而逃焉其量亦已隘而其勢亦已逆矣然以其立心之堅苦用
力之精專亦有以大過人者故能卒如所欲而實有見焉但以
其言行求之則其所見雖自以爲至玄極妙有不可以思慮言
語到者而於吾之所謂窮天地亘古今本然不可易之實理則
反菁然其一無所覩也雖自以爲直指人心而實不識心雖自

以爲見性成佛而實不識性是以殄滅彞倫墮於禽獸之域而
猶不自知其有罪蓋其實見之差有以陷之非其心之不然而
故欲爲是以惑世而罔人也至其爲說之窮然後乃有不舍一
法之論則似始有爲是遁詞以蓋前失之意然亦其秉彞之善
有終不可得而殄滅者是以剪伐之餘而猶有此之僅存又以
牽於實見之差是以有其意而無其理能言之而卒不能有以
踐其言也凡釋氏之所以爲釋氏者始終本末不過如此蓋亦
無足言矣然以其有空寂之說而不累於物欲也則世之所謂
賢者好之矣以其有玄妙之說而不滯於形器也則世之所謂
智者悅之矣以其有生歿輪迴之說而自謂可以不淪於罪苦
也則天下之傭奴鬻婢黥盜賊亦匍匐而歸之矣此其爲說
所以張皇輝赫震耀千古而爲吾徒者方且蠢蠢焉鞠躬屏氣
爲之奔走服役之不暇也幸而一有間世之傑乃能不爲之屈

而有聲罪致討之心焉然又不能究其實見之差而詆以爲幻見空說不能正之以天理全體之大而偏引交通生育之一說以爲主則既不得其要領矣而徒欲以戒教之醜號加之其爲吾徒又未嘗教之以內修自治之實而徒驕之以中華列聖之可以爲重則吾恐其不唯無以坐收摧陷廓清之功或乃徃遺之禽而反爲吾黨之詭也嗚呼惜哉

跋朱喻二公法帖

學書莫盛於唐然人各以其所長自見而漢魏之楷法遂廢入本朝來名勝相傳亦不過以唐人爲法至於黃米而歌傾側媚狂恠怒張之勢極矣近歲朱鴻臚喻工部者出乃能超然遠覽追迹元常於千載之上斯已奇矣故嘗集其墨刻以爲此卷而尤以樂毅書相鶴經爲絕倫不知鑒賞之士以爲如何也

跋唐人暮雨牧牛圖

予老於農圃日親犁耙故雖不識畫而知此畫之爲真牛也彼其前者却顧而徐行後者驥首而騰赴目光炯然真若相語以雨而相速以歸者覽者未必知也良工獨苦詎不信然延平余無競出示此卷卷中有劉忠定鄒忠公題字覽之并足使人起敬而龍山老人又先君所選士而余所嘗趨走焉者也俛仰存沒爲之慨然因識其後而歸之

跋向伯元遺戒

自佛教入中國上自朝廷下達閭巷治喪禮者一用其法老子之徒厭苦岑寂輒亦倣其所爲鄙陋不經可怪可笑而習俗靡然恬不覺悟在唐唯姚文獻公在今朝則司馬文正公關洛程張諸君子以及此世張忠獻公始斥不用然未能盡障其橫流也近故朝議大夫向公伯元少受學於胡文定公晚年退處于家尊聞行知不知老而少懈及啓手足親書幅紙戒其子孫勿

為世俗所謂道場者筆畫端好詞意謹嚴與平日不少異諸孤
士伯等奉承遺指不敢失墮既又謀刻諸石以詒久遠間以視
熹熹竊以為此書之行可為世法觀者誠能因而推之盡祛末
俗之陋以求先王之禮而審行之則斯言也不但為向氏一門
之訓而已因識其後以發之

跋程沙隨帖

唐肅宗中興之業上比漢東京固有愧而下方晉元帝則有餘
矣故許右丞之言如此蓋亦有激而云者然元次山之詞歌功
而不頌德則豈可謂無意也哉至山谷之詩推見至隱以明君
臣父子之訓是乃萬世不可易之大防與一時謀利計功之言
蓋不可同年而語矣近歲復有謫子妄為刻畫以謗復之其說
之陋又許公所不道直可付一笑云

跋病翁先生詩

此病翁先生少時所作聞箏詩也規模意態全是學文選樂府
諸篇不雜近世俗體故氣韻高古而音節華暢一時輩流少能
及之逮其晚歲筆力老健出入衆作自成一家則已稍變此體
矣然余嘗以為天下萬事皆有一定之法學之者須循序而漸
進如學詩則且當以此等為法庶幾不失古人本分體製向後
若能成就變化固未易量然變亦大是難事若果然變而不失
其正則縱橫妙用何所不可不幸一失其正却似反不若守古
本舊法以終其身之為穩也李杜韓柳初亦皆學選詩者然杜
韓變多而柳李變少變不可學而不變可學故自其變者而學
之不若自其不變者而學之乃魯男子學柳下惠之意也嗚呼
學者其無惑於不煩繩削之說而輕為放肆以自欺也哉

書廖德明仁壽廬條約後

匹夫單行而遇疾病無有妻孥之養親舊之託與夫室廬枕席

之其醫藥食飲之須則其輿曳驅馳暴露飢渴而轉于溝壑也必矣先王之政道路廬舍委積之法至詳至密而不聞其及此豈有司者固失其傳邪國朝受命覆冒區宇涵育黎元百有餘年至於崇寧大觀之間功成治定惠澤洋溢隆盛極矣而上聖之心猶軫一失不獲始詔州縣立安濟坊居養院以收卹疾病瘵老之人德至渥矣中以多虞不無廢缺近歲以來頗復修舉而莆之為郡縣者猶未暇也今其大夫廖君德明獨有感焉乃即縣南為舍一區榜曰仁壽之廬使凡道路往來疾病之民咸得以託宿而就哺又請於郡得廢寺之產歲入粟若干斛者以供藥餌給奉守猶恨其力之不足而恐其惠之不廣也乃叙其本末而為之條約間以示余請記其事以告後人冀有以卒成其志而不壞於久遠也余惟廖君於此實舉先朝已墜之典以活中路無告之人固學道愛人之君子所樂聞而願聽者又何待於余言哉姑為書其條約之後俾并刻焉庶幾來者尚可考也

題贈地理卷後

張敬夫

景純著書東漢以前無有也今之談地理者率以為印龜蟹富貴利達當自致未可專以地理言夫景純既能知水之為陸乃不能逆善其先人之窻窻以自全何哉蓋吉凶由人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且以不才之子不學之儒有能以地理而取科第者乎不仁之人不善之家有能以地理而保生產者乎不業之農不耕之田有能以地理而成穀實者乎苟不求諸我而徒求諸富貴利達之報於彼終無已夫建溪吳叔靖學景純之學游士夫間然叔靖固莽蕩人者正恐人不自脩反誤叔靖耳語曰吉人凶其吉凶人吉其凶叔靖以此語人必以余言為然而汲汲乎人事之自脩則叔靖之術因是而益驗矣

貨殖傳首所敘備極古今之變可謂本本原原之論矣讀之令人三歎所傳自計然以來固以紀事變之始而以子贛參其間則不可之大者也夫子所稱貨殖云者若曰富貴在天有志於道者所不必問而乃未能忘情焉則於進學有妨未至於顏子之廢焉耳豈若後世生產作業孜孜於利者哉且以子贛孔門高第而下與區區頽拾仰取者同科以纖瑕而污拱璧又豈所以為賢者諱耶雖然以贛之賢而微有貨殖之心已為班氏所辱如此為吾徒者亦可以戒矣

雋不疑剛而能斷其引劓贖以折戾太子特一時應卒之機耳於經義則未合蓋昭帝親受先帝天下太子久廢君臣之分久定使戾園在亦不過退就藩邸奉朝請耳與衛輒不受命而自立以子拒父者非類也

三山郡泮五賢祠記後語

熊去非

僕於鼇峰創小精巖中為夫子燕居配以顏魯思孟次以周程張朱或曰文公竹林精舍以六君子從祀先朝取其法行之太學達于郡縣今邵馬二賢不與無乃非文公初意邪曰從祀之典凡先儒有功聖門者咸在若配食非得夫聖統正傳者不與也此五先生吾無間然矣若邵馬張呂諸賢固已秩在從祀文公贊六君子乃一時景行先哲之盛心竹林祠又增延平先生為七賢以致尊師之意是故各有攸當非可以此為擬也輒申其義

一尊道有祠為道統設也古者建學立師教學為先而所學則以道德功言為重而道總名也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是皆非有得於道不可立德者道之本也立功者道之用也立言者所以載道之文也言學而無見於道則不足以為學言道而無見乎道之全體亦不足為道矣是

故一善之德亦可以言立德一時之功亦可以言立功一語之有關於世教亦可以爲立言而皆無見乎道體之全則不足與乎道統之正矣今觀六經之文皆德被生民功加萬世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傳在是自是之後四代禮樂之具惟顏氏有之晚年則惟曾子所傳獨得其宗曾傳之思思傳之孟大學中庸七篇之書具見道喪千載直至濂溪明道伊川橫渠晦庵五先生而後此道大明于世而其學皆足以爲天地立心生民立極往聖繼絕學萬世開太平其立德立功立言未有大於此者矣若夫康節涑水謂非世之大賢不可而其學視此有間矣駕風鞭霆之英傑非可準繩規矩之君子同科空中樓閣自是宇宙間一卓偉之見觀其玩視古今游戲物外出言制行不免近於高曠非可爲世常法也若涑水之方行苦節制行非

不誠一而前輩謂欠却致知一段如尊楊雄而疑孟子黜漢統而帝曹魏自有不可揜者故五先生直可以繼顏曾思孟之次配食夫子而邵馬則仍舊從祀之典可也

一孔庭之祀按貞觀二十一年顏回以下次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升侑尼父開元八年始塑十哲繪七十弟子及七十二賢于壁二十七年又以曾參而下止六十七人遂以杜佑通典所載益以林放等五人以足七十二人之數此不過唐禮官一時建議世仍唐制至今按爲定式竊謂學者尊事聖賢春秋享祭非但崇飾俎豆姑以盡報本之心必其平時真有信慕服行之素則斯道氣脉相屬今姓名昧昧尋常方冊之間耳目尚有不接一旦對越之際肝蠻豈易遽通此文公竹林之祀所以止於顏曾思孟配饗六君子從祀今所在書院按此爲法亦恐其煩也程子本言

十哲世俗之論予之晝寢短喪求之聚斂具臣已見責於
聖門况顏子既升配饗又增子張爲十哲果何義耶干哲
之外若南宮括宓子賤蘧伯玉曾皙漆雕開澹臺滅明原
憲有若公西赤之徒班班見於傳記此其當正者一又七
十二賢之下益以諸儒二十二人此唐禮官見其六經三
傳曾有訓詁之勞故悉從而位置之不復甄別西都承秦
絕學若伏生之書毛萇之詩大小戴之禮左氏公穀之春
秋與鄭孔諸儒之傳疏雖不無同異謂其無羽翼聖經之
功不可也學必根理文必稱行馬融爲竇憲作奏草誣陷
忠良漢祚以傾平日聚徒著書竟亦何用杜預建短喪之
議自背於春秋王弼尚老莊之學自背於易凡若此類訓
詁何取此其當正者二又如孟氏之說無傳濂洛未興之
前寥寥千載獨一董仲舒學最正行最醇顧不得秩在從

讀藥書漫記

元劉宗吉

人秉是氣以爲五臟百骸之身者形實相孚而氣亦流通其聲
色氣味之接乎人之口鼻耳目者雖若泯然然其在我而同其
類者固也脂焉而相合異其類者固已悖然而相戾雖其人之
身亦不得而自知也如飲藥者以枯木腐骨蕩爲薑粉相錯合
以飲之而亦各隨其氣類而知焉蓋其原一也故先儒爲酸木
味木根立地中似骨故骨以酸養之金味辛金之纏合異物似
筋故筋以辛養之鹹水也似脉苦火也似氣甘土也似肉其形
固已與類矣而其氣安得不與之流通也推而言之其吉凶之
於善惡亦類也

天生此一世人而一世事固能辨也蓋亦足乎已而無待於外
也嶺南多毒而有金蛇白藥以治毒湖南多氣而有薑橘茱萸
以治氣魚鱉螺蜆治濕氣而生於水麝香羚羊治石毒而生於

山蓋不能以勝彼之氣則不能生於其氣之中而物之與是氣俱生者固必使有用於是氣也猶朱子謂天將降亂必生弭亂之人以擬其後以此觀之世固無無用之人人固無不可處之世也

題倪生蘭亭卷

柳道傳

貞觀間蘭亭始出趙模諸葛政馮承素韓政實專臨榻之事而褚河南虞永興諸公又別臨之乃若蔡君謨薛紹彭黃魯直米元章之在宋尤以此為博雅中一奇事定武本最先入石而於其間又有肥本瘦本五字損本不損本之異自重鑄別刻相望而起歐六一集古錄跋尾凡九首而尤有取於蜀寶月本不少董家聚古法書蘭亭本多至三百賈魏公亦數十本如玉枕則以燈影縮而少之者耳世之考論蘭亭往往以蟹眼懸針金龜八字細疊杵痕決其真贋是未必然臨書如傳神寫照區區求之形似抑已末矣昔予嘗從縉紳先生備論茲事因倪生仲權以此卷相示姑即其所聞試一論之

讀禹貢

洪武朱伯賢

愚讀禹貢而知聖人之書法謹而有辨也其載九州山川地理曲折及貢賦封域之事言簡義密詞嚴意周一字之間含蓄無盡如書山川廣平曰原下濕曰隰山南曰陽水北曰洧地高曰丘再成曰陶高平曰陸渚水曰澤其土色無塊曰壤土黏曰埴脉起曰墳青黑曰黎玄而疏曰壚其草木少長曰天上竦曰喬繇言其茂條言其長叢生而積曰包其水道因水入水曰達循行水涯曰沿舟行水上曰浮絕水而渡曰逾曰亂大水合小水謂之過小水合大水謂之入二水勢均相入謂之會會而合于一謂之同其治功除水曰刊祭山曰旅致功曰績可種曰藝可治曰又願其道曰從得其正曰殷經始治之謂之載已盡平治

謂之既其賦法最薄曰貞雜出曰錯其貢法常獻曰貢器盛曰
篚包裹曰包待命曰錫非一物曰錯凡例不過四十而千萬世
之豐功盛德盡在是矣因詮次之以便覽者

跋三官祠記

宋景濂

右揭文安公所造曲阿三官祠記道士白虛顯俾予識其後按
漢熹平間漢中有張脩為太平道張角張魯為五斗米道而魯
尤盛蓋自其祖陵父衡造符書於蜀鶴鳴山制鬼卒祭酒等號
分領部衆有疾者令其自首書氏名及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
上之天著山上其一薶之地其一沉之水謂之天地水三官三官
之名實助於此也夫至高者天至厚者地水縱大亦兩間一物
爾何得與天地抗哉今並稱之為三是必有其說矣公執文章
政柄呼嗚一世乃議不及此而鋪張鬼神之情狀一切歸諸道
家公之立言誠未易窺測哉虛顯往南陽見著絳帕頭鼓瑟焚
香者幸以公文問之

書穆陵遺骸

初至元二十年甲申僧嗣古妙高上言欲毀宋會稽諸陵江南
總攝楊輦真加與丞相桑哥相表裏為姦明年乙酉正月奏請
二僧言發諸陵寶器以諸帝遺骨建浮屠塔於杭之故宮截理
宗頂以為飲器大明洪武二年己酉正月戊午
皇帝御劄丞相李善長遣工部主事谷秉毅北平大都督府及
守臣吳勉索飲器於西僧汝納鑿藏深惠付應天府守臣夏思
忠以四月癸酉瘞諸南門高座寺之西北明年庚戌六月庚辰
上覽浙江行省進宋諸陵圖遂命藏諸舊穴嗚呼
上之德可謂至矣哉

讀宋徽宗本記

徽宗爰自端邸入正宸極呼吸雷風舒慘陽陰赫然有為聞于

天下於是叙復正人宏間言路意臻時雍之治以復祖宗之舊
曾未旋踵卒改所圖委政姦回托國闡豎鼎軸非據節鉞妄加
狐狸嗥於闕庭鬼蜮潛於宮掖置編類之局樹黨人之碑倡言
紹述擠陷忠良百僚側足四國寒心群兇方爲得志力陳豐豫
之說開大晟府以制雅樂用魏漢津而鑄九鼎文飾太平詐言
符瑞八寶誕受玄圭肇錫金芝出于簷脊祥麟毓於牛腹由是
侈心寢生邪欲轉熾大興土木之役創運花石之綱良岳排空
絳霄凌漢殫極工藝之巧鈎致珍恠之物君臣酣飲上下荒淫
俾畫作夜以亂爲治至同臣庶之服恣行期門之事蕪之妖人
乘釁蠱惑帝聰天神降于坤寧璇宮遍于寰宇玄科秘錄方崇
醮祠之儀大虛金壇遂定道階之品其視法弊令乖民生塗炭
將驕卒弛邊備摧落縱有耳而不聞雖有奏而弗鑒皇天震怒
災異沓臻黑青見於禁禦赤氣犯於紫宮大水冒於都城妖狐

升於御榻咸謂適然益開戎釁滅天祚而亡兄弟之國結女貞
而進虎狼之虜卒起狡謀遂成反噬張鼓之降始受粘罕之師
已出肆其封豕之威如蹈無人之境蹂踐我檀薊侵軼我代朔
攻擣我太原圍逼我京闕三鎮之割方急六賊之誅已緩及夫
金兵再出力遂不支瓦解土崩魚爛河決宮闕淪辱宗室剪夷
哭聲振天赤血滿地翠華北狩遠臻漢北之區父老見思徒洒
山東之淚自非義士集勤王之師謀臣建南渡之策則九廟神
靈不血食矣嗟夫成湯務德帝命式於九圍紂爲不道身死周
人之手聞以一人治天下未聞以天下奉一人柰何窮奢極侈
毒痛四海百萬生靈彼實何辜其身亡國破爲萬世笑非不幸
也宜也傳曰惟命不惟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可不畏哉

書徐進善三命辨後

蘇平仲

以五十一萬八千四百之四柱包括天下古今生人之命蓋助

於虛中夫造化之妙其變莫測雖聖人有所不能知而欲以有限之數推無窮之命誠哉難乎矣其四柱同其賢愚異者有之其四柱同其貴賤異者有之其四柱同其脩短異者有之其四柱同其休咎異者有之存乎世運焉爾存乎地域焉爾存乎氣候焉爾存乎稟賦焉爾否泰理亂升降消長此之謂世運五方九州山川限隔此之謂地域一時離為八刻一刻離為初中末此之謂氣候受形之初胎氣所鍾此之謂稟賦稟賦有厚薄氣候有早晚地域有南北世運有盛衰明盛衰之機別南北之辨早晚之節權厚薄之等以斷賢愚貴賤脩短休咎之故此談命者之所以徵也豈惟四柱哉豈惟四柱哉原性讀書而邃於方技進善之論如彼余之說如此原性其亦能折衷之也

書蘇伯脩御史斷獄記後 元至正中作 劉伯溫

往歲朝廷慮天下斷獄之未審用中書御史臺議遣官審覆論

報僕時居山間聞人言之山嶽震疊如雷雨之將至陰風鳴條飛電爍目豪氓猾吏竄伏如鼠俱自期不能免而銜冤抱痛之民莫不伸眉引項若稿葉之待滋潤及其至則風止雨霽望者如敗軍之歸而畏者如鷹隼之脫條而得扶搖也則怪而問于老成更事之人咸曰斯大獄必視成案苟無其隙不得而更焉因退自大息曰苟如是烏用是審覆者為哉於是大信刀筆之真能生死人矣既又聞諸人曰非朝廷意也奉命者之不恪耳及觀國子博士黃先生所叙御史蘇公慮囚湖北所平反事曷嘗拘於成案哉然後知賢人所為固與眾人異矣夫以一湖北之地公一巡歷而所平反者八事所擿豪右之持吏而尼法者又數事豈他道之無冤民耶無蘇公而已矣僕往嘗觀于牧民之以簡訟名者之其庭草生于階視其几塵積于牘徐而訪于其鄉察其田里之間則強梁橫行怨聲盈路問其故曰官不受

詞無所訴受之而已矣大吏至則曰官能不生事民譁非官罪也則皆扶出之訴者悉含詬去則轉以相告無復來者由是卒獲簡訟之名嗚呼輿圖廣矣不皆得蘇公彼上報于朝者又將獲備事之賞矣然後怨憤之氣拗而為鬪殺激而為盜賊鬱而為災沴上應乎天誰之咎哉嗚呼使人人如蘇公刑期于無刑不難矣明天子在上庶其見之則求諸老成以為典刑舍是編其奚適哉

題王右軍蘭亭帖

王右軍抱濟世之才而不用觀其與桓温戒謝萬之語可以知其入矣放浪山水抑豈其本心哉臨文感痛良有以也而獨以能書稱於後世悲夫

文章辨體卷之四十

文章辨體卷之四十一

海虞後學吳訥編集

雜著

詰鳳

唐陳黯

楊雄云君子在治若鳳在亂若鳳謂隱見之得宜也迨覽其劇秦美新則有異乎是雄仕漢遇新室之亂既不能去之又懼禍及乃為斯文以媚而取容嗚呼鳳固若是耶果若是則鳳遇繒繳而猶徊翔其間耶君子之仕也所以行道道之不行也則可以明其節彼莽之不臣雄時在列宜以君臣之義興亡之理匡救之以行其道苟畏其威愛其死則可拔簪高謝以明其節詎有苟祿貪生徇非飾詐廣引秦過以喻惡德則是稔其篡逆也與古之持顛危死名節者背而馳也嚮者所著若鳳之說得不為誣鳳也哉雞常禽也曉晦而不迷其候鳳靈鳥也在亂而不

知其時耶噫言之不思有如是耶或曰古人臨危制變亦權道也雄知莽之不可匡也故矯為其辭姑務脫禍是亦權也何過之深歟曰不然夫權者聖人有焉所以不失其道未見捨其道而從其權昔仲尼仕魯以季桓子荒齊樂知其不可匡也乃去之曾不聞矯為其辭以求庸於魯雄慕仲尼之教以著書立言為事夫立言者豈不欲人之從教耶且已不能信又况求信於人乎語曰君子先言而後從之斯言可欺也哉

拜禹言

李翱

貞元十五年六月二十九日隴西李翱敬再拜禹之堂下自賓階升北面立弗敢歎弗敢祈退降復敬再拜哭而歸且歌曰惟天地之無窮哀人生之長勤往者予弗及來者吾弗聞已而已而

鞭賈

柳子厚

市之鬻鞭者八問之其賈宜五十必曰五萬復之以五十則伏而笑以五百則小怒五千則大怒必五萬而後可有富者子適市買鞭出五萬持以夸余視其首則拳蹙而不遂視其握則蹇仄而不植其行水者一去一來不相承其節朽黑而無文材搯之滅爪而不得其所窮舉之翩然若揮虛焉余曰子何取於是而不愛五萬曰吾愛其黃而澤且賈者云余乃召僮爇湯以濯之則遯然枯蒼然白嚮之黃者柅也澤者蠟也富者不悅然猶持之三年後出東郊爭道長樂坂下馬相踉因大擊鞭折而為五六馬蹠不已墜於地傷焉視其內則空空然其理若糞壤無所賴者今之柅其貌蠟其言以求賈技於朝者當其分則善一誤而過其分則喜當其分則反怒曰余曷不至於公卿然而至焉者亦良多矣居無事雖過三年不害當其有事驅之於陳力之列以御乎物以夫空空之內糞壤之理而以責其大擊之效

惡有不折其用而獲墜傷之患乎

跛奚移文

宋黃魯植

凡人物生世靡不有用在用之盡其所能爾山谷
跛奚文蓋以風切當世司用人之柄者云

女弟阿通歸李安詩為置婢無所得迺得跛奚蹠踈踈不利
走趨顙出屋檐足達戶樞三姬挽不來兩姬推不去主人不悅
厨人罵怒黃子笑之曰堯牽羊而舜鞭之羊不得食堯舜俱疲
百羊在谷牧一童子草露晞而出草露濕而歸不亡一羊在其
指撿故曰使人也器之物有所不可則亦有所宜警夜偷者不
以馬司晝漏者不以雞準繩規矩異用殊施天傾西北地缺東
南尺有所不逮寸有所罅子不通之則履不可運土簣不可當
履坐而睨之大小俱廢子如通之則瞽者之耳聾者之目絕利
一源收功十百事固有積於一則盡善徧用智則無功有所不

能乃有所大能馬呼跛奚來前吾為若語之汝能與壯士拔距
乎能與群狙賦茅乎能與八駿取路乎能逐三窟狡兔乎皆曰
不能曰是固不能閨門之內固無所事此今將語若可為者汝
無狀於行當任坐作不得頑癡自今謹飭晨入庖舍滌鎗淪釜
料簡蔬茹留精黜脔臠肉法欲方膾魚法欲長麪洩如截昉煮
餅深注湯和麋勿投醯醢白晚用薑葱涼不欲集旋俎不欲黃
飯不欲著牙揚盆勿駐沙進火守炷水沃沸鼎斟酌薺苳生熟
必告媿媿臨食爬垢捺髮染指舐杓嚼截懷骨事無小大盡當
關白食了滌器三正三反收拭蠲潔寢匙覆椀陶瓦髹素視在
謹數兄弟為行牝牡相當日中事間浣衣漱襦器穢器淨謹循
其初素衣當白染衣增色梔鬱為黃紅螺蚶光接藍杵草茅鬼
橐皂漿膜粉白無不媚好燥濕處亭尉帖坦平來往之役資它
使令牛羊下來喚雞棲桀撐拒門關閉護草竊飲飯猶犬烟塞

鼠穴几鳥攫肉猫觸鼎犬舐鏡鼠窺甌皆汝之罪也春蠶三吐
升簇自裹七晝七夜無得停火紵麻藤葛蕉絁絺綌錫踈手作
無有停時紛緝偷工夫一日得半工一纓亦有餘暑時蘊蒸扇
凉密冰薰艾出蚊米盤去蠅果生守樹果熟守莒執弓懷彈驅
嚇飛鳥無得吮嘗日使殘少姆姬罵譏瘡痢泄嘔天寒置籠衣
食畢烘搔痒抑痛炙手擱凍無事倚牆鞵履可作堂上叫呼傳
聲代諾截長續短鳧鶴皆憂持勤補拙與巧者儔凡前之爲汝
能之不跛奚對曰我缺於足猶全於手如前之爲雖勞何咎黃
子曰若是則不既有用矣乎皆應曰然無不意滿

責沈貽知默姪

陳了翁

適越而北較越不可至徙越人而置於齊里則越語可易而爲
齊然則氣質一定不能易其習者非以其不學歟氣質之用狹
道學之力大天氣而地質無物不然人藐乎其間亦一物耳物

與物奚以相遠或哲或愚不係其習乎思誠之道莫先於學務
學之要在於求師顏子之不遷不貳得於孔子晞顏之人將孰師焉葉
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夫葉公有知人之明有謀國之忠愛賢而
得民慎微而憂遠其事皆有可指其遺語之記於緇衣者亦可觀焉楚
國之賢誰出其右子路非慢賢者也魯有仲尼而彼不知焉則
於其問也何足對哉陳良楚產也而能使北方之學者莫或先
之故孟子以良爲豪傑之士爲其能悅周公孔子之道而已不
知仲尼則雖賢如子高亦孔門之所不對也爲事而稽古者可
不鑑哉予元豐乙丑爲貢院點檢官適與校書郎范公醇夫同
舍公嘗論顏子之不遷不貳惟伯淳有之予問公曰伯淳誰也
公默然久之曰不知有程伯淳耶予謝曰生長東南實未知也
時予年二十九矣自是以來常以寡陋自愧得其傳者如楊中
立先生亦未之識也崇寧初兄子漸就學其門時予在合浦始

獲通問予之內訟改過賴其一言漸於是時亦以所聞警予之
繆予始忽其言久而後知其為藥石也今漸來天台考其學益
進問其言益可喜陶染薰鑄有自來矣舉修步於南溟觀洪瀾
於北壑此可遠之基也始之不謀何以得此古之善學者心遠
而莫禦然後氣融而無間物格而不二然後養熟而道凝山上
有木其進也漸合抱之幹豈一朝一夕之可俟哉人之患在不
立其基基立而不勉亦何以愈於彼乎物之終始可不嚴哉予
以多言取禍尚未誅殛戴恩自幸不知歲月之久而生死之有
二也既老且病手痺目昏簡編筆硯殆將捐棄今於漸之行不
能忘言作責沈以貽之喜漸之能謀其始而篤之使有成也

字朱元晦祝詞

劉屏山

冠而欽名粵惟古制朱氏子熹幼而騰異交朋尚焉請祝以字
字以元晦表名之義木晦於根春容曄敷人晦於身神明內腴

昔者曾子稱其友曰有若無實若虛不斥厥名而傳於書雖百
世之遠也揣其氣象知顏氏如愚迹參並遊英馳俊驅豈無他
人夫誰敢居自諸子言志回欲無伐一宣於聲終身弗越陋巷
闡然其光烈烈從事於茲惟參也無慚貫道雖一省身則三夾
輔孔門翱翔兩驂學的欲工吾知斯之為指南惟先吏部文儒
之粹慮炳育珍又華其繼來茲講磨融融熹熹真聰廓開如原
之方駛望洋渺瀰老成縮氣古人不云乎純亦不已悵友道之
衰變切切而唯唯子德不日新則時予之耻勿謂此耳充之則
充借曰合矣宜養於蒙言而思愆動而思躋凜乎惴惴惟顏曾
是畏

正紀

洪武胡仲伸

六合之大萬民之衆有紀焉而後持之何紀也曰天紀也地紀
也人紀也天紀不正不足以爲君地紀不正不足以爲國人紀

不正不足以爲天下何謂天紀天子無所受命者也其所受命者天也故國君受命於天子天子受命於天義至公也堯有天下七十載而得舜舜有天下五十載而得禹禹以德禹以功其得天下也不曰堯舜與之而曰天與之也由禹之後桀承其紀而自絕於天故湯放之由湯之後紂承其紀而又絕於天故武王伐之天下不以湯武爲篡而曰此天吏也天之所廢孰能與之天之所興又可廢乎皆歷數也虞夏商周之取與異道皆推至誠以順天者也而後世欲以詐力爲之始亂天下之大義矣何謂地紀中國之與夷狄內外之辨也以中國治中國以夷狄治夷狄勢至順也自三危積石負終南地絡之陰抵大華而北逾大河並太行抵恒山之右循塞垣至於濊貊朝鮮是謂北紀胡門也自岷山蟠冢負地絡之陽並南山抵上洛而南逾江漢至於荆衡循嶺徼至于百粵是謂南紀越門也其間包有冀兗

青徐荆揚豫梁雍之地上黨天下之脊也弘農分陝兩河之會也其外四夷居之風氣不同習俗亦異虞有三苗之叛周有昆夷之患雖有聖人不能使之同仁從其族類可也而後務勤遠畧欲以冠帶治之始失天下之大執矣非一朝一夕之故也由漢之後汨天之紀者莫曹操者也由晉之後汨地之紀者莫劉淵若也魏晉之事衰世之事也以唐高祖太宗之爲君而不能挈天下歸之正者何也高祖起兵晉陽下西河取臨汾鼓行而入長安除暴隋之禁約法十有二條民懷其德威震海內與漢何異哉漢王即位汜水之上蕭王即位鄆南君子與之唐受隋禪獨不與焉非有惡於唐也楊廣殺父與君天下之首惡也與天下誅之大義也不知出此而從事於繁文僞飾猶竊人之鐘自掩其耳知其不可而猶爲之是以魏晉自處矣太宗承武德之後以百戰之師命李靖等將之擒頡利降伊吾平党項西通

吐蕃回紇南致謝元深空人之國俘人之衆驚然自以秦始皇漢武帝不若也魏徵言之不聽顏師古李百藥言之又不聽好須臾之名忘將來之患卒從溫彥博之議虛漠南之境徙其部落居吾內地留其君長備吾屯衛而帝加號天可汗刻之璽書是以夷狄自處矣以夷狄處者以夷狄與之以魏晉處者以魏晉與之春秋之義也蓋將以正天地之紀也天地之紀不正雖有人紀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朋友之交也長幼之序也何自而立哉而人紀之在天下固有不可泯焉者也當魏晉之初毛玠荀彧雖以操之奉獻帝爲扶弘義示至公爲當時之士如甘寧周瑜金禕耿紀之徒奮不與之淵雖尊漢安樂自謂漢氏之甥而孔恂逆知其奸睦夸不仕其朝忠臣孝子遭時多難未嘗不駢首接跡於當世鼎鑊在前而不辟刀鋸在後而不顧吾以是知生人之紀未嘗泯也有能正者豈難也哉故天下莫要於

人紀莫嚴於地紀莫尊於天紀亂其一則其二隨之亂其二則三者夷矣漢不亂則操固漢之征西也晉不殘則淵固晉之都尉也天地之紀不正由生人之紀先紊之也非秦隋之亂漢高帝唐太宗亦何自而興哉漢承秦之變變而近正者也唐承隋之變變而不善正者也二紀之立其堯舜禹湯文武之世乎善爲天下者亦法乎堯舜禹湯文武而已矣

尚賢

人君兼天下之所有以貴則天下莫與侔其勢也以富則天下莫與較其利也以權則天下生殺之所由懸也何求而不得何爲而不成而必有待於賢者知天下不可自用也人雖聰明睿知一堵之外目有所不見十室之間耳有所不聞萬鈞之重力有所不舉百工之事能有所不通况天下大器也舉天下之大器重任也而三代王者或以不明而克綏先祿或以幼冲而弘

齊多難或負過人之才強力辨捷而遂亡國喪家不保其身豈天下之大器重任材力者有所不堪而幼冲不明者豈能勝哉大甲成王以有伊尹周公爲之輔佐故天下不勞而治夏癸商辛有終古龍逢而不能聽有膠鬲商容而不能用故天下不治而底于滅亡用得其人則大甲之不明成王之幼冲可以遷善改過緝熙光明而爲令主不得其人而自用之則雖夏癸之勇力商辛之辨捷負過人之才而不免爲獨夫得失之幾不可不審也亡國之人非盡不肖與王之臣非必皆賢天之生才何代無之伊尹仲虺巫咸甘盤傳說非盡生於亳邑也閔天忝顛散宜生南宮适大公望畢公毛公非盡出於豐鎬也亦非素有位而貴也遇之以其道則耕築漁釣遠近田野海濱之人皆起而任公卿大夫之責伊尹傳說大公望之於商周是也遇之不以其道雖千乘之國萬鍾之粟曾不足以延縉紳游談之士孟軻

氏之於齊梁是也道合則合道離則離去就之義不可苟也至治之世以德相尚天下無不可仕之國故君爲官擇人而臣無擇官士患德不脩不患無聞也患業不廣不患無位也德脩而業廣矣雖欲處衡門而樂考槃也詢衆庶者在間其能舍乎與賢能者在鄉其能不舉乎由鄉而達於諸侯貢于天子之廷三適者受上賞不賢者貶爵土則諸侯之責重矣賢者受之以官大賢授大官能者任之以事大能任大事則天子之任又重矣商周之盛上無曠官下無遺才其君臣遇合蓋如此周德旣衰春秋戰國之際不能統一於是君擇臣而臣亦擇君以事之然猶以義相尚侯嬴魏夷門監也而魏之公子枉車騎虛左迎之毛遂趙下士也而楚烈王願奉社稷歃血聽之魯仲連東海布衣也居邯鄲圍城之中不肯西面而帝秦人以爲天下士也警然負其高世之志伸大義於諸侯之上漢唐數百年之盛未有

肖其風烈者高帝太宗解衣輟哺傾身散財從海內之士舉天下於反掌之間傳世永久當是時也曰奇士者有矣曰國士者有矣求所謂天下士果何人哉士氣卑而主勢崇偈偈焉以權利相任使其人固有不屑者矣如魯兩生野王二老世豈盡知之乎夫揭數尺之竿懸尋丈之緡鈎蠅為餌而投之河海所得者鱖鮓之肉耳吞舟之魚終不足致也其為術亦疏矣人主之心其精神念慮與天地相酌酢苟積至誠廓至公求天下之賢以寅亮天工孰不風動而應之於天下至廣人才至衆其要莫先於論相相之賢否官之得失所係也官之得失政之隆替所係也由君子言之是猶後世之論相也未能盡古之道也治天下有本君之謂也治天下有要賢之謂也其本正者天下不勞而治其要得者天下之本不勞而正漢唐之君莫或知之其有天下非不求賢也其求而用之者不過以郡國之政有不舉

耳朝廷之治有不備耳公卿大夫之職有不稱耳未嘗知正天下之本也為公卿大夫者亦以為能寄郡國之政佐朝廷之治於職足矣未有能正天下之本者也王伯之畧混聖賢之道塞不能擇也帝王之大經大本託之空言而無補當此之時得君專且久者皆時匪人假儒術以濟其奸者也易言拔茅連茹泰之君子以此進其君子否之小人亦以此進其小人二者迭為消長故知人之難非獨難於君子而深難於小人至於君子之小人則又難也其言辨其行堅其見聞之博足以出人之不能其情貌之深足以欺人之不測其知術之巧足以移人所好而不悟其才藝之美足以行人所難而不憚其名君子實則戾也辨之不早去之不果植為朋黨惡知其非君子也雖有君子橫罹口語又惡知其非小人也知人則哲帝陶唐氏猶難之共工

崇伯之屬衆所共賢者也而帝獨以爲非賢其後果不賢也於是去之而帝之庭無惡人矣於是禹臯陶爲帝臣者皆得著其成績人主欲進賢而不能遠小人不足以言知人不知人不足以言得人非常之士待非常之主然後用之天降時雨山川出雲於此時也蓋必有之矣其興於此時予必得而見之矣

慎習

天下之執窮則變由治而趨亂者其變易雖一儉人懷之而有餘由亂而趨治者其變難雖合天下之智力爲之而不足由秦以來天下之變數矣議者莫不慨然欲追復先王之舊歷漢唐千數百年而卒循乎秦人之敝者此豈其執難而力不足哉荀卿子曰法後王一天下制度又曰法二後王謂之不雅蓋卿有以啓之也自卿之論興其徒李斯用之以相秦凡可以變古者莫不假秦之柄奮其恣睢之心而爲之雖商鞅之刻薄不若是

不有忤心焉獨排衆議而咨之王肅季安世之流釋胡服而爲冠帶絕北俗以事詩書王通氏曰中國之道不墜孝文之力也豈不信乎及隋之衰天下又大亂而唐承之太宗却封倫之對從魏徵之勸貞觀之初力行仁義其爲化也得矣制官以六典制兵以府衛制民以均田制賦以租庸調其爲制也備矣行之數歲家給人足行旅不齎糧外戶不待閉方制四夷之外太平之效可謂盛矣故宋儒以爲由文武之治千有餘歲而有太宗之爲君方之於漢其寬仁孰與高帝其玄默孰與文帝其所以致此者由其不惑於後世之論能自拔於秦漢之習也向使孝文無卓然之見必爲之志雖得中國終於戎翟而止耳使太宗有躬行之實名世之佐舉唐之治又豈殷周之不若乎故俗之不淳不忠也刑之不措不患也功之不遂不患也而患無必爲之志躬行之實持之者未久也惟聖爲能盡倫惟王爲能盡制

三代之興其王皆聖人也其所以爲天下者莫不本諸天理要
諸人心大法之則大治小法之則小治苟以爲遠則莫之法也
其道固存其意猶可識也春秋譏變法而大復古聖人豈好爲
異哉懼後世不知有先王之法故假筆削力爭之然猶懼不勝
况順而下之是猶決江河而放之陸執必胥溺而已耳故余不
責斯之不師古而深悼况之法後王由其有以啓之也君子度
已以繩接人用柶夫與世遷徙而偃仰者戰國之遺習也卿之
意不過如此學術不醇而遂以毒天下大史公曰法後王何也
以其近已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天下有能知其近而相
類者爲不可法也卑而易行者爲不可行也則秦人之敝去矣
非聖人其孰能之

皇初

天地之初未始有物也馮馮翼翼由一而二二氣則一睢睢盱
盱由二而三三才則一天下同由之謂道同得之謂德同善之
謂性同靈之謂心道一也人皆由之而有不由者焉德一也人
皆得之而有不得者焉性一也人皆善而有不善者焉此人也
非天也心不能盡性則不能盡德矣不能盡德則不能盡道矣
故雖天也莫與能焉而成能者聖人也此聖人所以爲萬世開
太平也鴻荒之世天地草昧民物雜糅穴居野處雖蚊息蟪動
之屬不異也而不以爲墊毛血食飲雖鷲擊獮搏之屬不異也
而不以爲臊蒙以羽革草木而不以爲野瘞以積薪而不以爲
薄約以結繩而不以爲愚其民安之免於飢寒而不及於災患
斯可矣五龍燧人彼十有七氏者何氏也九頭攝提彼十紀者
又何紀也其人果聖而世果治也歟宜於此有以變而通之矣
何至委其人於顛蒙控伺之域累數十萬年同於禽犢而不少
拯之豈天生民立君之意乎必不然矣世雖傳之聖人不言也聖

人不言者蓋無稽而慎之也道本於三王德著於五帝法備於三王過此以往未之能尚也德固道也而法亦道也所因者異耳山川之風氣不同五方之民異俗古今之風氣不侔歷代之治異宜其要皆所以納民於道也庖犧氏神農氏軒轅氏繼天而王畫卦以開物備物以致用民利賴之其具不過網罟耒耜而畋漁農父之所務也其制不過宮室舟車關市弧矢杵臼而工商武夫之所能也方其未創之時民固無所措其心思手足之力矣故必聖人而後為之為之不足必聖人而後繼之因時變通不變不通也書契之作法之始也衣裳之治德之昭也其化神而民宜有善而不知天下同歸於道泯乎其迹矣軒轅之後是為五帝歷少昊高陽高辛而至唐虞唐虞之帝為堯舜聖聖相承疇咨都俞南面以臨群臣其治猶黃帝也而政教禮樂之在天下有臯陶稷契以任之有伯夷后夔之屬以典之而又

以伯禹總焉雖有洪水之災四凶之惡不勞而治帝何為哉天下同歸於德雖莫之名焉而煥乎其文矣有虞之後夏后氏承帝執中之傳以功踐帝之位九土既平九疇既錫彝倫收叙三年而天下遂於仁不得賢而與之而其子啓能敬承父道以天下與其子猶與賢也及啓之身有扈不服于甘之役大戰而後服之欲如有虞之世不可得矣父子相繼所以止天下之亂是乃變而通之也夏德既衰商人繼之商德既衰周人繼之南巢之放湯有慙德牧野之師武王以為有光焉則居之不疑矣無復商人之意矣其順天應人則一也故為臣易位天下不以為非是亦變而通之也撥亂世而反之正天下同歸於義義形而法益備矣禹之興也承乎虞而不及虞者也文王之興承乎商而進乎商者也皆三代之盛王也其道同其德異者有之其德同其法異者有之其法同其制異者有之存乎其人焉爾存乎

其世焉爾消息者候之徵也淳龐者俗之判也理亂者變之象也質文者治之體也損益者制之宜也變通者權之用也神化者用之妙也通乎消息之候審乎淳龐之俗明乎理亂之幾別乎質文之體損益變通合乎神化之妙此聖人之所同也及周之衰王降而為伯伯降而為戰國諸子分裂聖人之道人驚其私智異說掎挈是非梟亂名實世患苦之雖為諸子者亦病焉於是刑名農墨之家崇儉質尚功實而老子貴清淨將棄仁義蔑禮法與天下共反其朴於太古之時意在懲周之弊而非大公至正之道也漢用其術文景之世天下無事最為有効而非二帝三皇之所尚也聖人之道辟之天地明之為日月潤之為雨露變之為風霆為鬼神莫不由天地以成化竅之為山川微之為草木為昆虫莫不由天地以成體而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者易簡而已矣聖人在位大之為朝廷之遜禪父子之繼立變之為征討君臣之革命皆天命所當然重之為郊廟社稷之事公卿大夫賢不肖之黜陟下至閭伍井牧之賦庠序之教關市權衡度量之制刑賞之具禮樂之用皆民生之不可去者也聖人何容心哉亦行其所無事而已矣故聖人之心天地之心也聖人之性天地之性也聖人以其心溥萬物而物無不平以其性盡萬物而物無不成非固誅之也有生者各一其性有知者各一其心聲氣之同捷於桴鼓念慮之孚堅於金石故曰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聖人之化如神而不與知焉聖人之化如天而神不與能焉蕩蕩乎平平乎皇極之道也而非老氏者之所謂道也皇極之道立天下之治得矣苟不為皇猶當為帝苟不為帝猶當為王是三王不足四而五帝不足六也

師儉訓

蘇平仲

惟義門鄭君仲德既嗣總家政乃至干師儉堂登進厥家人用告之曰予弟予姪予子予孫感聽予訓昔漢相鄴侯置田宅逃在窮鄉作室不封垣墉曰令後世賢師吾儉乃爾攸聞亦爾攸師嗚呼惟爾攸師豈惟鄭侯之儉哉古之人茅茨不剪土階土劓則有若唐堯乃不可不師卑宮室惡衣服非飲食則有若夏禹乃不可不師嗚呼惟堯惟禹時乃聖人猶儉若茲惟予暨爾矧曰庶人柰何弗儉思大儉若車之柅若馬之勒車以柅上馬以勒閑人而無儉情之從欲于何其制相古今邦君及卿士及百姓罔有克儉而或不吉罔有不克儉而或不凶今予與爾其無胥曰儉無益亦無胥曰不儉無愆尚胥夙夜慎哉嗚呼先祖有訓曰毋縱奢侈以干天刑每且颺之厥惟舊矣今予曷又若茲汝訓惟我鄭氏肇我家于茲自彼有宋我九世祖爰始誕爲義聚越五世廼克臻大鏡又五世廼底于今今予與汝攸居攸而繼之文統於是乎有在其間柳宗元王安石曾鞏蘇軾亦皆遠追秦漢羽翼韓歐然未免互有優劣烏庠文豈易言哉餘姚景德輝氏明經稽史有志於斯嘗與予劇論文章家體裁及諸子造詣淺深且欲求其宗緒作文統以復之當有知言者正焉

史槩

古者伏羲氏作書契制文字軒轅之世倉頡主書史唐虞置史官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即古史也夏終古商高勢皆太史也周官有太史小史內志皆掌史事至於列國亦然如晉之乘楚之檇杞魯之春秋是也吾夫子因魯史脩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行事始加筆削垂鑒將來漢司馬遷父子頗紬金匱石室之藏兼采詩書左傳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史記自五帝訖漢武爲本記十二表十書八世家三十傳七十共一百三十篇成家言其文雄深多奇卓然爲史氏宗百代史官不能易其法後

漢班固續父彪作西漢書起高帝終孝平凡二百一十年為本紀十二表八志十列傳七十無世家而有外戚傳自武帝以前頗本於遷其文雅馴後人亦以為法宋范曄作後漢書起光武九九紀別為皇后紀二傳則增立黨錮宦者文苑獨行方術逸民列女等篇但文氣萎下紀述膚陋不免識者之議東晉陳壽集三國舊史撰三國志以魏接漢統屬吳為傳則大失春秋旨矣習鑿齒嘗著晉漢春秋起光武至晉文平蜀乃為漢亡惜其書不傳也唐貞觀中太宗以晉史何法盛等十八家制作未善乃勅史官房玄齡褚遂良許敬宗更加纂脩為紀十志二十列傳七十載紀三十又命李淳風敬播等十三人分掌著述類例多出敬播天文律歷則淳風為之當時作者有江左餘風文多駢儷非作史之體故太宗親撰四贊以息浮議齊沈約撰宋書梁蕭子顯撰齊書貞觀姚思廉受詔續父察撰梁陳書魏徵裁其總論北齊魏收撰北魏書唐李百藥撰北齊書唐初令狐德棻岑文本撰北周書顏師古孔穎達魏徵撰隋書房玄齡總之六朝以來天下參隔互相牴牾唐李延壽續父業論撰南史起宋蓋陳又撰北史起魏盡隋共一百八十篇今行于世司馬公謂延壽書亦近世佳史陳壽之後可以亞之五代晉劉昫嘗撰唐史今謂之舊唐書宋仁宗詔歐陽脩宋祁刪修記志表歐陽主之列傳宋祁主之凡十有七年始成天文律歷五行志則劉義叟方鎮百官則梅堯臣禮儀兵志則王景義故其成書不無差異古之修史多出一家司馬遷班固姚思廉李延壽皆父子相繼論撰積數十年然後書成是以通知本末事實貫穿不相牴牾其他則未能免也唯五代史宋仁宗以虛多遜所修失實命歐陽修復加刪述為本紀五改后妃為家人傳五臣傳五又別立死節死事一行義兒伶官宦者雜傳七考三世家十一四

夷附錄三其立例皆寓褒貶為法甚精書減舊史之半而事蹟稍增議者以為功不下馬遷而筆力馳騁反無駁雜之病紀例精密則不及耳公亦自謂伶官傳豈下於滑稽哉誠無憾矣宋鄭樵博雅多聞留心史學謂班固不能繼述父志以續馬遷斷漢為書無復因承古人損益會通之道自此失矣於是總十七史作通志刪其繁文去其重複存華取實自成一家學者便之此史家之大畧也若宋司馬光通鑑朱熹綱目則又資治道存鑒戒之書然紀載事實則全史不可廢也予嘗纂輯馬班歐陽論贊為三史鈎玄又頗欲知諸史書大要姑稽所聞作史概

文章辨體卷之四十一

文章辨體卷之四十二

海虞後學 吳訥編集

箴

周虞人箴

左傳

芒芒禹迹畫為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鹿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人司原敢告僕夫

太僕箴

漢楊子雲

肅肅太僕車馬是供鏘鏘和鸞駕彼時龍昔在上帝巡狩四宅王用三驅前禽是射紂作不令武王征殷檀車孔夏四駟孔昕僕夫執轡載駢載駟我輿云安我馬惟閑雖馳雖驅匪逸匪愆昔有淫昇馳騁忘歸景公千駟而淫於齊詩好牡馬牧於駟野輦車就牧而詩人興魯廐焚問人仲尼厚醜孟子蓋惡廐多肥

馬而野有餓莩僕臣司駕敢告執皂

廷尉箴

天降五刑惟夏之績亂茲平民不回不辟昔在蚩尤爰作淫刑
延于苗民夏氏一作天不寧穆王耄荒甫侯伊謀五刑訓天周以
阜基厥後凌遲上帝不觶周輕其制秦繁其辜五刑紛紛靡遏
靡止寇賊滿山刑者半道昔唐虞象刑天民是全紂作炮烙墜
民于淵故有國者無云何謂是刑是劓無云何害是剝是割一作
惟虐惟殺人莫予柰殷以刑顛秦以酷敗獄臣司理敢告執謁

宗正箴

巍巍帝堯欽親九族經哲宗伯禮有攸訓屬有攸籍各有育于
世以不錯昔在夏時少康不恭有仍二女五子家降晉獻悖統
來宣亂序齊桓不胤而忘其宗緒周譏戎女魯喜子同高作秦
崇而扶蘇被凶宗廟荒墟魂靈靡附伯臣司宗敢告執主

大司農箴

時惟大農司金穀自京徂荒粒民是斛肇自厥初實施厥食
厥僚后稷有無遷易實均實贏惟都作程旁求衣食厥民攸生
上稽二帝下閱三王什一而征為民作常遠近貢篚百姓不忘
帝王之盛咸在農殖季周爛漫而東作不勅膏腴不穫庶物並
荒府藏單虛靡積靡倉陵遲衰微姬卒以庠秦收大半二世不
廖泣血之末海內無聊農臣司均敢告執繇

將作大匠箴

侃侃將作經構宮室墻以禦風宇以蔽日寒暑攸除鳥鼠攸除
王有宮殿民有宅居昔在帝堯茅茨土階夏卑宮觀在彼溝洫
桀作瑤臺紂為琬臺人力不堪而帝業不卒詩詠宣王由儉改
奢觀豐上六大屋小家春秋譏刺書彼泉臺兩觀雉門而魯以
不恢或作長府而閔子不仁秦築驪阿嬴姓以顛故人君無云

我貴穰題是遂毋云我富淫作極遊在彼墻屋而忘其國戮作
臣司匠敢告執猷

大理箴

邈矣臯陶翊唐作士設為犴狴九州允理如石之平如淵之清
三槐九棘以質以聽罪人斯殛凶旅斯并熙又帝載旁施作明
昔在仲尼哀矜聖人子罕禮刑衛人釋艱釋之其忠勲亮孝文
于公哀寡定國廣門負矣邈矣舊訓不遵主慢臣驕虐用其民
賞以崇欲刑以肆忿平紂作炮烙周人滅殷夏作淫刑湯誓其
軍衛鞅酷烈卒殖于秦不疑如害禍不及身嗟茲大理慎于爾
官賞不可不思斷不可不度或有忠能避害或有孝而見殘吳
沉子胥殷剖比于莫遂爾情是截是刑無遂爾志以速以殛天
鑒在顏無細不錄福善灾惡其倣甚速理臣司律敢告執
猷

諫大夫箴

於昭上帝迪並既哲匪干水鑿惟人是察處有誦訓出有旅賁
木鐸之求爰納道人各有攸訊政以不分昔在大禹拜承昌言
癸辛暴戾虐及于天逢于周厲慢德不蠲煦煦胥讒人謗乃作
不顧厥愆是討是格庶類不堪流之彘宅防人之口譬諸防州
豈不速止潰乃潺湲潺湲尚塞言壅為賊默默之患用顛厥國
諫臣司議敢告有翼

女史箴

晉張茂先

茫茫造化二儀既分散氣流形既陶既甄在帝庖羲肇經天人
爰始夫婦以及君臣家道以正王猷有倫婦德尚柔含章貞吉
婉孌淑慎正位居室施衿結褵虔恭中饋肅慎爾儀式瞻清懿
樊姬感莊不食鮮禽衛女矯桓耳忘和音志厲義高而二主易
心玄熊攀檻馮媛趨進夫豈無畏知死不恡班妾有辭割驩同

輦夫豈不懷防微慮遠道罔隆而不殺物無盛而不衰日中則
與月滿則微崇由塵積替若駭機人咸知飾其容而莫知飾其
性性之不飾或愆禮正斧之藻之克念作聖出其言善千里應
之苟違斯義則同衾以疑夫出言如微而榮辱由茲勿謂幽昧
靈監無象勿謂玄漠神聽無響無矜爾榮天道惡盈無恃爾貴
隆隆者墜鑿于小星戒彼攸遂比心蝨斯則繁爾類驩不可以
黷寵不可以專專實生慢愛極則遷致盈必損理有固然美者
自美翩以取尤治容求好君子所讎結恩而絕職此之由故曰
翼翼矜矜福所以興靖恭自思榮顯所期女史司箴敢告庶姬

大寶箴

唐張蘊古

今來古往俯察仰觀惟辟作福惟君實難主普天之下處王公
之上任土貢其所求具察陳其所唱是故恐懼之心日弛邪僻
之情轉放豈知事起乎所忽禍生乎無妄固以聖人受命極弱
享屯歸罪於己因心於民大明無私照至公無私親故以一人
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禮以禁其奢樂以防其佚左言而右
事出警而入蹕四時調其慘舒三光同其得失故身爲之度而
聲爲之律勿謂無知居高聽卑勿謂何害積小就大樂不可極
樂極生哀欲不可縱縱欲成災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
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唯狂罔
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勿內荒於色勿外荒於禽勿貴難得貨勿
聽亡國音內荒伐人性外荒蕩人心難得之貨侈亡國之音淫
勿謂我尊而傲賢慢士勿謂我智而拒諫矜已聞之夏后據饋
頻起亦有魏帝牽裾不止安彼反側如春陽秋露巍巍蕩蕩恢
漢高大度撫茲庶事如履薄臨深戰戰慄慄用周文小心詩之
不識不知書之無偏無黨一彼此於膏臆相好惡於心想衆棄
而後加刑衆悅而後行賞弱其強而治其亂伸其屈而直其枉

故曰如衡如石不定物以限物之懸者輕重自見如水如鏡不
示物以情物之鑑者妍蚩自生勿渾渾而濁勿皎皎而清勿汶
汶而闇勿察察而明雖冕旒蔽目而視於未形雖黈纁塞耳而
聽於無聲縱心乎湛然之域遊神於至道之精知之者應洪纖
而効響酌之者隨深淺而皆盈故曰天之經地之寧王之貞四
時不言而代序萬物無言而化成豈知帝力而天下和平吾王
撥亂戡以智力民懼其威未懷其德我皇撫運扇以淳風民懷
其始未保其終爰述金鏡窮神盡聖使人以心應言以行包括
治體抑揚詞今天下為公一人有歲開羅起祝援琴命詩一日
二日念茲在茲惟人所召自天祐之諍臣司直敢告前疑

丹宸箴六首

并序

李德裕

臣聞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此古之賢人所以篤於事君者
也夫跡跡而言親者危地遠而意思者忤然臣竊念板自先聖
偏荷寵光若不愛君以忠則是上負靈鑒臣頃事先朝屬多陰
沴嘗著大明賦以諷頗蒙先朝嘉納臣今日盡節明主亦由是
心昔張敞之守遠郡梅福之在遐徼尚竭誠盡規不避尤悔况
臣嘗學舊史頗知箴諷雖在疏遠猶思獻替謹稽首上丹宸六
箴具列於後仰塵睿覽伏積兢惶

宵衣箴

先王德政昧爽以俟鷄鳴既盈日出而視伯禹大聖寸陰為貴
光武至仁夜支不忌無俾姜后獨去簪珥彤管記言克念前志
正服箴

聖人作服法象可觀雖在宴游尚不懷安汲黯莊色能正不冠
楊阜慨然亦譏縹紉四時所御各有其官非此勿服惟辟所難

罷獻箴

漢文罷獻詔還駮駟鑿輅徐驅焉用千里厥後令王亦能恭已

翟裘既焚筒布則毀道德為麗慈儉為美不過天道斯為至理

納誨箴

惟后納誨以求厥中從善如流乃能成功漢驚沉溺舉曰浮鐘
魏馭侈恣凌霄作官忠雖不忤而善亦從以視為瑱是謂塞聰

辨邪箴

居上處深在察微萌雖有讒慝不能蔽明漢之孝昭馭過周成
上書知詐照姦得情燕蓋既折王猷治平百代之後乃流淑聲

防微箴

天子知孝敬遵王度安必思危乃無遺慮亂臣猖獗非可遽數
玄服莫辨觸瑟始什栢谷微行豺豕塞路覩貌獻殮斯可戒懼

五箴并序

韓退之

人患不知其過既知之不能改是無勇也余生三十有八年髮
之短者日益白齒之搖者日益脫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

當爭而存靡他其適弗貳于二弗參以三惟心惟一萬變是監

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靜無違表裏交正須臾有間私欲萬端

不火而熱不冰而寒毫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網既淪九法亦教

於乎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司戒敢靈臺

夜氣箴

子盍觀夫冬之為氣乎木歸其根蟄坯其封凝然寂然不見兆

朕而造化發育之妙嘗胚胎乎其中蓋闔者闢之基貞者元之

本而艮所以為物之始終夫一晝一夜者三百六旬之積故冬

四時之夜而夜乃一日之冬天壤之間群動俱闕窈然如未判

之鴻濛維人之身嚮晦宴息亦當以造物而為宗必齋其心必

肅其躬不敢弛然自放於牀策之上使慢易非辟得以賊吾之

衷雖終日乾乾靡容一息之間斷而昏冥易忽之際尤當致戒

謹之功蓋安其身所以為朝聽晝訪之地而夜氣深厚則仁義

之心亦浩乎其不窮本既立矣而又致察於事物周旋之頃敬
義夾持動靜交養則人欲無隙之可入天理皦乎其昭融然知
及之而仁弗能守之亦空言其奚庸爰作箴以自砥常凜凜乎
瘳恫

廉仁公勤四箴

王實之

律已以廉

以下四箴皆真西山命名

惟士之廉猶女之潔荷一毫之點污為終身之玷缺毋謂暗室
昭昭四知汝不自愛心之神明其可欺黃金五六駄胡椒八百
斛生不足以為榮千載之後有餘戮彼美君子一鶴一琴望之
凜然清風古今

撫民以仁

古者於民饑溺由已心誠求之如保赤子嗚呼入室笑語飲醲
嚙肥出行敲朴曾痛癢之不知人心不仁一至於斯淑問之澤
百世猶祀酷吏之後令其餘幾誰甘小人而不為君子

存心以公

厚姻婭近小人尹氏不平於秉均開誠心布公道武侯所以獨
優於王佐故曰本心日月私欲食之大道康莊偏見窒之聽信
偏則枉直而惠姦喜怒偏則賞僭而刑濫惟公生明偏則生闇
泣事以勤

爾服之華爾饌之豐凡縷絲而顆粟皆民力乎爾供仕焉而曠
厥官食焉而怠其事稍有人言胡不自愧昔者君子靡素其餐
炎汗浹背日不辭難警枕計功夜不遑安誰為我師一范一韓

夙興夜寐箴

南塘陳茂卿

鷄鳴而寤思慮漸馳盍於其間澹以整之或省舊愆或紬新得
次第條理瞭然默識本既立矣昧爽乃興盥櫛衣冠端坐斂形
提掇此心皦如出口嚴肅整齊虛明靜一迺啓方策對越聖賢

夫子在坐顏魯後先聖師所言親切敬聽弟子問辯反覆參訂
事至斯應則驗于為明命赫然常目在之事應既已我則如故
方寸湛然凝神息慮動靜循環惟心是監靜存動察勿貳勿參
讀書之餘間以游泳發舒精神休養性情日昏人倦昏氣易乘
齋莊正濟振拔精明夜久斯寢齊手斂足不作思惟心神歸宿
養以夜氣貞則復元念茲在茲日夕乾乾

銘

周武王諸銘

出大戴禮

安樂必敬無行可悔一反一側亦不可不志所監不遠在爾听

右席銘

代
皇皇惟敬口生咥口戕口

右机銘

見爾前慮爾後

右鑑銘

與其溺於人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

母曰胡殘其禍將然母曰胡害其禍將大母曰胡傷其禍將長

右盥盤銘

惡乎危於忿懣惡乎失道於嗜欲於乎相忘乎富貴

右楹銘

火滅修容慎戒必恭則壽

右帶銘

言至夜滅火解帶以寢當恭慎也

慎之勞勞則富

右履銘

戒之僑僑則逃

右觴豆銘

夫名難得而易失無勤弗志而曰我知之乎無勤弗及而曰我
杖之乎若風將至必先搖搖雖有聖弗能為謀也

右尸銘

隨天之時以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時

右牖銘

帶之以為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倍德則崩

右劍銘

屈伸之義廢興之行無忘自過

右弓銘

造矛造矛少間弗忍終身之羞

右矛銘

鼎銘

宋正考父

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牆而走饁於是鬻於是糊其口

鼎銘

衛孔悝

六月丁亥公假于太廟公曰叔舅乃祖莊叔左右成公成公乃命莊叔隨難於漢陽即宮于宗周奔走無射啓右獻公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乃考文叔興舊嗜欲作率慶士躬恤衛國其勤公家夙夜不懈民咸曰休哉公曰叔舅予汝銘若纂乃考服悝拜稽首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于烝彝鼎

井銘

漢李尤

井之所向寒泉冽清法律取象不槩自平多取不損少汲不盈執憲若斯何有邪傾

小車銘

圓蓋象天方軫則地輪法陰陽動不相離

漏刻銘

昔在先聖配天垂則仰釐七曜俯順坤德乃建日官俾立漏刻昏明既序景曜不惑唐命羲和敬授人時懸象著明序以崇熙季末不虔德衰于茲挈壺失職刺流在詩

高祖沛泗水亭碑銘

皇皇聖漢兆自沛豐乾降著符精感赤龍承系流裔襲唐末風寸木尺土無竅斯亭建號宜基維以沛公揚威斬蛇金精摧傷涉關陵郊係獲秦王應門造勢斗壁納忠天期乘祚受爵漢中勒陳東征剗擒三秦靈神威佑洪溝是乘漢軍改歌楚衆易心誅項討羽諸夏以康陳張畫策蕭勃翼終出爵褒賢列士封功炎火之德彌光以明源清流潔本盛末榮叙將十八贊述股肱休勛顯祚永永無疆國寧家安我君是升根生葉茂舊邑是仍

於皇舊寧苗嗣是承天之福祐萬年是興

封燕然山銘

維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漢車騎將軍某黃亮聖皇登翼王室納于大麓惟清緝熙乃與執金吾耿秉述職巡禦治兵于朔方鷹揚之校螭虎之士爰該六師暨南單于東胡烏桓西戎氐羗侯王君長之群驍騎十萬元戎輕武長轂四分雷輜蔽路萬有三千餘乘勒以八陣泣以威神玄甲耀日朱旗絳天遂凌高關下鷄鹿經磧鹵絕大漠斬溫禺以釁鼓血尸逐以染鏑然後四校橫徂星流彗掃蕭條萬里野無遺寇於是域滅區殫反旆而旋考傳驗圖窮覽其山川遂踰涿邪跨安侯乘燕然躡冒頓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將上以據高文之宿憤光祖宗之玄靈下以安固後嗣恢拓境宇振大漢之天聲茲可謂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未寧也乃遂封山刊石昭銘盛德其辭曰

鑠王師兮征荒裔勦凶虐兮截海外復其邈兮巨地界封神丘兮建隆嵒熙帝載兮振萬世

座右銘

崔子王

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世譽不足慕唯仁為紀綱隱心而後動謗議庸何傷無使名過實守愚聖所臧在涅貴不淄暖曖內合光柔弱生之徒老氏誠剛疆行行鄙夫志悠悠故難量慎言節飲食知足勝不祥行之苟有恒久又自芬芳

劔閣銘

晉張孟陽

巖巖梁山積石峩峩遠屬荆衡近綴岷嶓南通邛夔北達襄斜狹過彭碣高踰嵩華惟蜀之門作固作鎮是曰劔閣壁立千仞窮地之險極路之峻世濁則逆道清斯順閉由往漢開自有晉秦得百二并吞諸侯齊得十二田生獻籌矧茲狹隘土之外區

一人荷戟萬夫趨起形勝之地匪親勿居昔在武侯中流而喜山河之固見屈吳起興實在德險亦難恃洞庭孟門二國不祀自古迄今天命匪易憑阻作昏鮮不敗績公孫述既滅劉禪氏御壁覆車之軌無或重跡勒銘山阿敢告梁益

瘞硯銘

唐韓退之

隴西李觀元賓始從進士貢在京師或貽之硯既四年悲歡窮泰未嘗廢其用凡與之試藝春官實二年登上第行于襄谷役者劉胤誤墜之地毀焉乃匣歸埋于京師里中昌黎韓愈其友人也贊且識云

土乎質陶乎成器復其質非生死類全斯用毀不忍棄埋而識之仁之義硯乎硯與瓦礫異

武岡銘并序

元和七年四月黔巫東鄙蠻僚雜擾盜弄庫兵賊脇守帥南鈞

人以灌其土堅垵其利悠久其深八尋有二尺銘曰
盈以其神其來不窮惠我後之人噫疇肯似于政其來日新

門銘

盧仝

貪殘姦醜狡佞訐懷身之八殺背惠恃已狎不肖妬賢才命之四孽有是有此余敢辭無是無此余之師一日不見余心思思其人懼其人其交其難敢告于門

陋室銘

劉禹錫

山不在高有僂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階綠草色入簾青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可以調素琴閱金經無絲竹之亂耳無案牘之勞形南陽諸葛廬西蜀子雲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几銘

親仁可以自託友賢可以自扶求仁得仁必馳必驅若隱几以

召憑几而呼則仁賢斯遯厥來廷嗚呼賢既遯身即孤

擊蛇笏銘

石守道

天地至大有邪氣干於其間爲凶暴爲殘賊聽其肆行如天地
郊育之而莫禦也人生取靈或異類出於其表爲妖恠信其異
端如人蔽覆之而莫靈也祥符某年寧州天慶觀貞武像下有
蛇妖極怪異郡刺史日兩至於其庭朝焉舉州人內外遠近罔
不駭奔於門以覲恭莊肅祇無敢怠者今龍圖侍御孔公時佐
幕在是邦亦隨郡刺史於其庭公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
是蛇不以誣乎惑吾民亂吾俗殺無赦以手板擊其首遂斃於
前則蛇無異焉郡刺史暨州內外遠近庶民昭然若發蒙見青
天覩白日故不能肆其凶殘而成其妖惑易曰是故知鬼神之
情狀公之謂乎夫天地間有純剛至正之氣或鍾於物或鍾於
人人有死物有盡此氣不滅烈烈然彌亘億萬世而長在在堯
時爲指佞草在魯爲孔子誅少正卯刃在齊在晉爲董史筆在
漢武帝爲東方朔戟在成帝朝爲朱雲劍在東漢爲張綱輪在
唐爲韓愈論佛骨表逐鯉魚文爲段太尉擊朱泚笏今爲公擊
蛇笏故佞人去堯德聰少正卯戮孔法舉罪趙盾晉人懼辟崔
子齊刑明距董偃折張禹劾梁冀漢室又佛老微聖德行鯉魚
徙潮士風振恠蛇死妖氣散噫天地鍾純剛至正之氣在公之
笏豈徒斃一蛇而已軒陛之下有罔上欺君先意順旨者公以
此笏指之廟堂之上有蔽賢蒙惡違法亂紀者公以此笏麾之
朝廷之內有諛容佞色附邪背正者公以此笏擊之夫如是則
軒陛之下不仁者去廟堂之上無姦臣朝廷之內無佞人則笏
之功也豈止在一蛇公以笏爲仕笏得公而用公方爲朝廷正
人笏方爲公之良器敢稱德于公作笏銘曰
至正之氣天地則有笏惟靈物笏乃能受笏之爲物純剛正直

公惟正人公乃能得笏之在公能破淫妖公之在朝讒人乃消
靈氣未竭斯笏不折正道未亡斯笏不藏惟公寶之烈烈其光

槃水銘

司馬君實

槃水之盈止之則平平而後清清而後明勿使小歆小歆則傾
傾不可收用毀其成烏呼奉之可不兢兢

司馬公布衾銘

范堯夫

黎藿之甘綈布之温名教之樂德義之尊求之孔易享之常安
錦繡之奢膏粱之珍權寵之盛利慾之繁苦難其得危辱旋臻
舍難取易去危就安至愚且知士寧不然顏樂簞瓢萬世師模
紂居瓊臺死爲獨夫君子以儉爲德小人以侈喪軀然則斯衾
之陋其可忽諸

徐州蓮花漏銘

蘇子瞻

故龍圖閣直學士禮部侍郎燕公肅以創物之智聞於天下作
蓮花漏世服其精凡公所臨必爲之今州郡徃徃而在雖有巧
者莫敢損益而徐州獨用瞽人衛朴所造廢法而任意有壺而
無箭自以無目而廢天下之視使守者伺其滿則決之而更注
人莫不笑之國子博士傅君揚公之外曾孫得其法爲詳其通
守是邦也實始改作而請銘於軾銘曰

人之所信者手足耳目也目識多寡手知輕重然人未有以手
量而目計者必付之於度量與權衡豈不自信而信物蓋以爲
無意無我然後得萬物之情故天地之寒暑日月之晦明昆侖
旁薄於三十八萬七千里之外而不能逃於三尺之箭五斗之
餅雖疾雷霾風雨雪晝晦而遲速有度不加虧贏使凡爲吏者
如餅之受水不過其量如水之浮箭不失其平如箭之升降也
視時之上下降不爲辱升不爲榮則民將靡然而心服而寄我
以死生矣

三槐堂銘

天可必乎賢者不必貴仁者不必壽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後二者將安取衷哉吾聞之申包胥曰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世之論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爲茫茫善者以忘惡者以肆盜跖之壽孔顏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栢生於山林其始也困於蓬蒿厄於牛羊而其終也貫四時閱千歲而不改者其天定也善惡之報至於子孫而其定也久矣吾以所見所聞所傳聞考之而其可必也審矣國之將興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報然後其子孫能與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故兵部侍郎晉國王公顯於漢周之際歷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以爲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於時蓋嘗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爲三公者已而其子魏國文正公相真宗皇帝於景德祥符之間朝廷清明天下無事之時享其福祿

榮名者十有八年今夫寓物於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晉公脩德於身責報於天取必於數十年之後如持左契交手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吾不及見魏公而見其子懿敏公以直諫事仁宗皇帝出入待從將帥三十餘年位不滿其德天將復興王氏也歟何其子孫之多賢也世有以晉公比李栖筠者其雄才直氣真不相上下而栖筠之子吉甫其孫德裕功名富貴畧與王氏等而忠信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觀之王氏之福蓋未艾也懿敏公之子鞏與吾遊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是以銘之銘曰

嗚呼休哉魏公之業與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旣相真宗四方砥平歸視其家槐陰滿庭吾儕小人朝不及夕相時射利皇卹厥德庶幾僥倖不種而穫不有君子其何能國王城之東晉公所廬鬱鬱三槐惟德之符嗚呼休哉

邁硯銘

以此進道常若渴以此求進常若驚以此治財常思予以此書獄常思生

黃樓銘有序

陳無已

熙寧十年京東路安撫使臣某轉運使臣某判官臣某稽首言
河決澶州南傾淮泗彭城當其衝夾以連山扼以吕梁流泄不
時盈溢千里平地水深丈餘下顧城中井出脉發東薄兩隅西
入通洹南懷水垣土惡不支百有餘日而後已守臣蘇軾深惟
流亡為天子憂夙夜不怠以勞其人興懷成兵固弊應卒外為
長捷乘高如虹以殺其怒內為大堤附城如環以待其潰築二
防於南門之外以通南山以安危疑發倉庾明勸禁以惠困窮
以督盜賊宣布恩澤巡行內外吏民響化興於事功法施四邑
誠格百神可謂有功矣宜 褒嘉以勸郡縣十月二日甲子奏

京師明年元豐正月甲子制誥諭意臣軾惟念祗承謨訓人神
同力敢自為功以速大戾而明揚褒大無以報稱乃作黃樓於
東門具刻明詔以承天休而明德意使其客陳師道又為之銘
臣師道伏惟呂尚南仲內撫百姓外平諸侯詩美文武尹甫召
虎南伐淮夷北伐玁狁功歌宣王君能使人以盡其才臣能有
功以報其上古之義也臣師道又惟感而通之者道也行而化
之者德也制法明教者政也治人成功者事也昔之詩人歌其
政事則并其道德而傳之後王有作可舉而行顧臣之愚何與
於此誠樂君臣之盡道云臣不佞冒死上黃樓銘其詞曰
皇治惟戒修明法度協和陰陽十有一年天災時行河失其防
齊魯梁楚千里四遠潰亂散亡皇仁隱憂臨遣信臣以惠東方
羸老不窮安慰撫養發散積倉流人如歸居人忘危完聚靡傷
天叙地平明聖成能人神效祥靈平告成百穀豐盈萬邦樂康

郡縣祇畏允迪聖謨終事無荒謨功不居歸休臣民邇昭遠揚
守臣拜手夸大休嘉使民不忘改作黃樓以臨泗上述脩故當
庶臣無佞原始念祭銘之石章以告成功以揚德聲未末無疆

家藏古硯銘

唐子西

硯與筆墨蓋器類也出處相近任用寵遇相近也獨壽夭不相
近也筆之壽以日計墨之壽以月計硯之壽以世計其故何也
其為體也筆取銳墨次之硯鈍者也豈非鈍者壽而銳者夭乎
其為用也筆取動墨次之硯靜者也豈非靜者壽而動者夭乎
吾於是得養生焉以鈍為體以靜為用或曰壽夭數也非鈍銳
動靜所制借令筆不銳不動吾知其不能與硯久遠也雖然寧
為此勿為彼也銘曰

不能銳因以鈍為體不能動因以靜為用唯其然是以能末年
講座銘

朱晦庵

紹興二十三年新安朱熹仲晦來為吏同安兼領其學事越明
年五月新作講座以臨諸生顧其所以作之意不可以不銘銘
曰師道絕塞以圯其居今其言言亦莫我敢都前聖後師文不在
茲如或見之有儼其思立之堂壇惟以有嚴厥臨孔昭式訛爾瞻

四齋銘

志道

曰趨而挹者孰履而持曰飢而寒者誰食而衣故道也者不可
須臾離子不志於道獨罔罔其何之

據德

語道術則無往而不通談性命則疑獨而難窮惟其厚於外而
薄於內故無地以崇之

依仁

舉之莫能勝行之莫能至雖欲依之安得而依之為仁由已而

由人乎哉雖欲遠之安得而遠之

游藝

禮云樂云御射書數俯仰自得心安體舒是之謂游以游以居
嗚呼游乎非有得於內孰能如此其從容而有餘乎

茅齋銘

魏華父

茅之為物可植可蓄可藉可鼎可包可束堅剛潔白君子之屬
肆古宮室編茅架木土階簡簡清廟肅肅侯直分社農絢乘屋
上下同然儉而易足匪惟著儉抑亦觀德於泰象陽於詩比玉
在葺之分考工所錄迨其流弊文題刻楠去潔尚華損剛從欲
趙君之居澗泉之目章泉之詩古義是篤睹名知訓我銘維告

文章辨體卷之四十二

